



巴黎之旅

馬耳譯



馬西
隆
耳涅
譯著

巴
黎
之
旅

開
明
書
店
印
行

巴 黎 之 旅

國民三十三年三月月初版

國民三十三年七月五再版

每冊定價國幣一元四角

著者

Ignazio Silone

翻譯者

馬耳

發行者

開明書店

上海福州路
代表人范洗人

印刷者

開明書店

有著作權 不准翻印

內政部著作權註冊執照警字第一二〇〇號

(68P.) K

黎

譯者前記

西隆涅 (Ignazio Silone) 恐怕是墨索里尼執政時代意大利在外國唯一馳名的作家。在近代的英美文藝雜誌上差不多可以常常看到他的名字。這主要的大抵因為他不是代表墨索里尼的意大利，而是代表意大利人民的意大利。在他的作品中，我們可以看到他是一個田園詩人，而非政治家；但很顯然地他是反對希特勒的幫凶墨索里尼，而為他在苦難中的同胞伸訴和抗議的。

他的小說英譯本很多。有一本叫做「豐塔瑪拉」(Fontamara)，曾經有過中譯本，在上海出版。這本書銷行很廣，英國有好幾種譯本。Penguin 叢書裏面有一種譯本，在封面上有一段介紹作者的話，我把牠譯在下面，轉作介紹：

西隆涅是意大利亞布魯茲 (Abruzzi) 山裏的人，一個以描寫意大利風物人情而獲得世界聲譽的作家。他最著名的書有「麵包與酒」 (Bread and Wine)，「豐塔瑪拉」(Fontanara) 和「亞里斯多德先生」 (Mr. Aristotle) 等。他現在住在瑞士。

這兒的三篇小說都是從倫敦出版的三種英文雜誌上轉譯下來的。「巴黎之旅」是譯自 Hogarth 書店出版的 *New Writing* 半年刊。「神父受職式」是譯自 *Life and Letters Today* 季刊。「狐狸」是譯自 *Penguin New Writing*。這三種雜誌都是英大使館借與的，我應該在此致謝！

譯者 一九四三年五月

目 錄

巴黎之旅

一

神父受職式

五五

狐狸

八三

巴黎之旅

當九月來到了豐達瑪拉呵，
舊的玉蜀黍粉是早吃光了；
而新的還不曾舂出來。

當九月來到了豐達瑪拉呵，
舊的玉蜀黍粉是生了蛆；
而這玉蜀黍粉做的漿巴是酸的。

在富村羅，人們是工作十小時一天的。在這時間內，他們只吃着玉蜀黍做的

漿巴和大葱，所以種田人在黃昏時間回到家來的時候，總是脾氣很壞，壞得亂打他們的驢子，一直打到血流。當他們一回到家，還未有吃上一口玉蜀黍的漿巴時，他們就站起來，用他們這一天工作中所剩下來的精力，來打他們的女人們。他們的脾氣是那麼地壞，壞得把他們的女人們打得血流。

當九月來到了豐達瑪拉呵，

男人和女人和驢子，

一齊過着不平常地壞日子。

玉蜀黍作的漿巴，當然，是冷天的食物。熱天來吃牠當然是一件最可惡的事。吃上年留下玉蜀黍作的漿巴，在夏天吃酸的玉蜀黍漿巴，在意大利南部山中，灸人的三伏天裏吃玉蜀黍漿巴——這一切真是使人頭痛的事兒。

呵，那種湯，

呵，那種湯，

咱們沒有更好的東西吃。

他們沒有更好的東西吃。但是，一考慮起石子的不易消化的那種事實，他們得吃點別的東西。種田人所害的病，大多數是起因於他們的食物。每天早晨一個種田人出去做工以前，他們第一餐飯是一片玉蜀黍做的麵包。在中午的時候，他是還吃一片麵包；不過，視氣節為轉移，他再加吃一點大葱，或燒焦了的辣椒，或用油和醋一起吃的黃瓜，或在一磅酒和水裏撈過一次的水菓。他的第三餐飯是在家裏吃的。這是一碗玉蜀黍漿巴或豌豆湯。醫生們把種田人的病加了許多名字——城市人的名字——但是牠們的真正名字是一個鄉下名兒：玉蜀黍漿巴。

一個老實的郎中，唐·依潑利提，（前不久還住在豐達瑪拉附近的一個叫做

聖·本特脫·戴·馬爾西的地方，) 找出了農民們一切病兒的根源。從他劃時代的發現那天起，他再也不開那老藥方和舊膏藥了！那些治不了種田人真正疾病的古舊藥兒。

那些有着躺在家裏害重病的丈夫和兒子的女人們，都跑到唐·依潑利提面前，祈求他宣布治那些病的祕方。一天，這醫生告訴他們：「真正的藥就在那兒，」他說，手指着遠處的富村羅。「能夠治種田人唯一的藥是田地。」

這種祕方宣布的結果，是唐·依潑利提的被捕，和被放逐到烏斯提加島上去。豐達瑪拉的種田人們始終未得到唐·依潑利提所開的那一劑藥。藥店內沒有那種藥賣。因此農民們依舊吃着玉蜀黍漿巴；當玉蜀黍漿巴是酸的時候，他們仍舊打着他們的驢子和女人。

「但是咱們所能得到的就是這呀，」女人們說，「你想，陳的玉蜀黍咱們怎麼辦呢？扔掉牠嗎？」

西……

她們不能夠把留下來的玉蜀黍拋掉的，而且你無論如何，肚皮裏總得裝點東

當九月來到了豐達瑪拉呵，

就是玉蜀黍漿巴也酸了，

舊的都快要吃光了，

而新的還未曾舂出來。

當九月來到了豐達瑪拉呵，

年青的伙子想起了異地的田土。

在往日，當打玉蜀黍氣節到來的時候，種田人就開始計劃着遷移到別處去。

於是，在十二月裏，在做了懺悔和領了聖餐以後，他們就忽忽地向阿根廷或巴西移去，去碰碰運氣。這都是過去了的日子：那時不識字的種田人，再造着古代的敘事詩，以自己的調子歌唱着牠，正如古代的敘事詩，在古代被唱着的一樣：

輪船裏呆上牠二十天，

咱們達上了亞美利加；

咱們的食物是麪包與香腸，

光赤的土地是咱們睡的家。

但是用咱們意大利的血汁，

咱們建立起城市與國家……

這麼着，在某個時期，亞布魯茲的一些山村，都很快地變得人口稀少了。精

力最旺盛的一部份人口，都很快地從格蘭·薩索，和買也拉，和衛林諾的種田人羣中開了小差，都到遠處的國度裡尋麪包和工作去了。他們離開了以後，一羣一羣的豺狼，跳出了牠們的窠兒，大膽得到村子門口來尋食物。有好長一個時間，亞布魯茲山裏的生活，是循着這個自然法則進行着的。而這法則好像從來是不曾被擾亂過似的。然而，牠結果終於是被擾亂了！豺狼們依着自己原始的本能，已越過了獾和貂的地帶而進到羊羣了。然而人類是再也不輕易被准許離開他們的山村的。

當九月來到了豐達瑪拉呵，

年青人都想起了異地的田土；

但他們是不准去的。

在起初，種田人是不相信這一套話的。因為事實上不可能坐船到美州去，他們開始計劃到羅馬去尋工做。因之當局就不得不特別注意火車起來，同時在車站上阻住大批到羅馬去的人。結果，許多種田人開始相信，那計劃是值得嘗試的。

我正要談到的這一年，恰巧打玉蜀黍的工作開始得遲了一點。第一個打玉蜀黍的人是伽那羅佐。

玉蜀黍總是在晚上打的，因為在白天，人們有別的活兒要幹。這工作不十分繁重，所以牠總是交給女人和小孩子做的。對於打玉蜀黍的人，你是不必付工錢的。你應該做的，就是給你的幫手一點酒吃；換一句話說，就是假如你酒桶裏還剩得有點酒的話。

伽那羅佐把要打的玉蜀黍在村中廣場上堆在一起——在聖羅可可教堂門口。有約莫一打的女人和小孩子圍在堆前。其結果就是鬧聲比工作還厲害。

在山中的村子裏打玉蜀黍，正是像下邊山旁的村子裏收穫葡萄一樣，都是一

種集體工作。所有的種田人都毫無報酬的互相幫忙，而同時大家也就一瞎鬧瞎子。這一年，在伽那羅佐一堆玉蜀黍堆旁所唱的歌，是關於賈可勃·羅索爾多的兒子本夏明。這小伙子在這堆打玉蜀黍人的面前大吹一番，說他再不要吃玉蜀黍漿巴了，而要，在任何情形之下，向別處移民了。

本夏明和他的家庭鬧意見已經是很久很久的事兒。他和他的爸爸不講話已經有好幾個月。真的，他的父親從來不曾愛過他。不過，他對於他兒子的仇恨，一直到去年才暴露出來。有一天，當他們一起在富村羅的時候，一件小小的口角發生了。開始他們是爭論着：是否要把那柄修整田溝的鏟拿出來，還是放在家裏等待以後再用。當本夏明父親的眼珠幾乎要從腦袋裏爆出來，而他凶蠻地跳到本夏明面前，把他的手和腳綁在一株白楊樹上的時候，大家以為那樁口角是終了。這種父性的憎恨的暴露使本夏明是如此地驚奇，以至於他一點也不抵抗，讓自己被綁起來。本夏明的父親回到家裏去，而這可憐的小伙子，就被留在那兒，一直

到天黑。那時有一個人來把他解開了。從這天起，父親和兒子就再也不說話了，兩個人甚至於還避免見面。天亮的時候，父親就起來，趕着驢子，出去了。假如他到葡萄園裏去的話，本夏明就到富村羅去；假如他到富村羅去的話，本夏明就到葡萄園去。這都是在豐達瑪拉盡人皆知的事。

「我要到羅馬去，我要到布衣諾斯，哀里斯去，我要到巴黎去。否則，我就到地獄裏去。但呆在家裏是決計不幹的。」本夏明總喜歡這麼說。

「你只有到地獄去才行，」他的父親這麼回答着，「而且我還不給你旅費呢？」本夏明積得有三十個里拉。他把這個數目給父親看。

「這當做去的數目倒是夠了，但是回來的旅費呢？」

「回來的旅費？」兒子回答着，「我就是死也不回來。」

本夏明是正在幫助伽那羅佐打玉蜀黍。在他旁邊，正坐在地上忙着做事的，是瑪利亞·格拉西亞。這小妮子，他向她求婚過好幾次。東尼·佐巴，拉·利求

塔；拉·加斯打那；拉菲爾·斯卡朗；和伽那羅佐的女兒都在場。本夏明的父親正在和米且耳·棕巴及朋梭，比拉頭談論着兒子的荒唐的思想。他是正坐在一個小牆上。這牆在北面廣場的旁邊並俯視着一個豁谷。

朋梭·比拉頭有一個舅兄在美洲。這位舅兄常常讀在美國出的一種意大利文報紙，而從他所寫回的信中，朋梭·比拉頭知道了許多關於意大利的有趣的消息。這些消息，他是無法從別的地方知道的。

「三個月以前有十二個加拉布里亞的種田人，從幾諾亞被當做黃魚由一隻輪船帶到美洲去啦，」朋梭·比拉頭講述着。「他們被藏在一個炭洞裏。當船到紐約時，這些傢伙已被燒成灰了。」

「蠻好，我將也要被燒成灰的，」本夏明說——雖然他是忙於工作，可倒聽到了這個故事。「我倒寧願被燒成灰而不願呆在這兒吃玉蜀黍漿巴。」

「去年，法西斯黨人從比遜那抓來了一個孩子，他是屬於特蘭吉里家的，」

米且耳·棕巴揚言着說：「他們把他關在牢裏，之後就再也聽不到關於他的消息。」

「蠻好，我將也到牢裏去吧，」本夏明說，「我可不願意呆在這兒，老吃着玉蜀黍漿巴。」

「比斯加拉谿谷間有七個莊稼人想走路經過山地，穿過國境到法國去，」朋梭·比拉頭繼續說，仍然背着他舅兄的來信。「他們全被一次雪崩壓成肉漿了。」

「讓雪崩把我壓死吧。我是不願意呆在這兒的。」本夏明說，做出一個很決定的神氣。在這兒，他們的談話就終止了。

正在忙着打玉蜀黍的時候，本夏明忽然發現了一簇有紅纓的玉蜀黍。依照當地的風俗，這給他一種吻任何自己所喜歡的女子底特權，大家都以為他是要吻他所求過幾次婚的瑪利亞·格拉西亞的。她是在這兒的一個最漂亮的女子。可是本夏明站起來，走到伽那羅佐的女兒身旁去。她是一個裝模做樣的十三歲的女郎，一頭紅頭髮，和一臉長滿了斑的面孔。本夏明把她的頭捧在兩手中間，使她逃不

掉；於是使勁地在她嘴上咬一口，以至於她的嘴脣流出血來。當本夏明正在咬伽那羅佐的女兒底嘴巴時，拉·利求塔就開始大驚小怪地叫起來：

「呀！一條蛇！一條蛇！」

真的，一條蛇真正鑽到伽那羅佐的女兒的腿中間去了，在玉蜀黍的葉子中間

第二天，本夏明帶着他的三十個里拉，離開了故鄉。對於所碰到的每個人，他的告別辭是這樣：

「我寧願入地獄，也不願再回到這兒來看到你。」

巴第塞拉將軍念一首歌給他聽：

一段古話常常說到，

那離開舊地的人，

向新的地方求靠；

他也許是一個勇夫或智慧佬——

一段古話常常說到——

那一天他將糟糕。

那舊地他知道得蠻好；

而新的，啊，沒人能說出牠的妙。

「我寧願入地獄，而不願再回到這兒來看到你，」本夏明所要說的，就是這被一種堅強的意志支持着，他像一頭狼似的離開了故鄉。

他步行到附近一個城市的車站裏去，在路上他碰到了瑪利亞·格拉西亞。

「你在這兒幹啥子的？」本夏明問，頗有點不樂。

「我是到磨坊去的呀，」女郎回答着，雖然這不是那條到磨坊去的路。

在她的眼下有了大的圈圈——這是哭的結果。而她的眼皮也紅了和腫了。

「爲啥子哭呢，傻東西？」本夏明問，更有點兒不大樂了。

「我？哭嗎？我沒有哭，那不是真的，」瑪利亞·格拉西亞說，嗚咽着。

「不要亂說，本夏明，我沒有哭呀。」

「再見，」本夏明說。

於是他走近她。瑪利亞·格拉西亞的心跳動得像在大風中一顆懸在小枝上的蘋果兒。本夏明把自己的手放在她的心上。在他的手掌上他覺得好像有一個小鳥的熱身體正掙扎得想跑似的。

「你的小麻雀是受驚了，」本夏明說，笑起來。瑪利亞·格拉西亞也開始笑了。本夏明彎下腰，吻着她。可是在她的嘴唇上，悠然地留着一點玉蜀黍漿巴的味道。

「再會吧，」本夏明說，「我寧可入地獄，而再也不願回到這兒來。」

本夏明繼續向當地的一個市鎮走去。他向週圍連看也不看一下，因為他知道每一棵樹和每一塊葡萄園，每一塊田和每一根樹株，每一個石頭和每一塊林木。這鄉間的每一個處所他心中都記得清清楚楚。

本夏明走到了當地的一個市鎮，同時在車站內買了一張票。他衣袋裏現在只餘下十個里拉了。當車開了的時候，本夏明向自己發了同樣的那個老誓。

「我寧可跳懸崖跌死而不回到豐達瑪拉去！」

從亞布魯茲的中點到羅馬去，不是一個很長的旅行。坐火車只需要四小時。在旅行的過程中，許多東西的面貌換得真快。本夏明第一件注意到的東西，就是樹兒的樣子不同，牠們許多都是被砍過了的，被修整過的，圓的，尖的，或是像傘形的，或是金字塔形的，或是圓錐形的。對於這類人工藝術，本夏明真是驚奇不置。當車子一步一步地開近羅馬時，本夏明發現到連女人都變了形。她們顯得

更白，更有風姿，更有曲線，更光滑。

「她們當然是不會吃玉蜀黍漿巴的嘍，」本夏明斷定着。

一到了羅馬車站，本夏明立刻問到微亞·可拉·達·令佐去的路。那兒住着比平諾·哥里昂諾。哥里昂諾是豐達瑪拉的人，在羅馬住了好幾年。本夏明想從他得到一點關於尋找工作的忠告。

當他走近這個奇怪和陌生的都市中心時，他完全忘記了他的目的地。這是他有生以來第一次來到一個大的城市，他靴子上的鐵釘兒在街的舖道上刮刮地響。他這粗野和巨大的山民的一副面孔，引起了人們的注意，尤其是女人們的注意。而他也就呆頭呆腦地望着那些可愛的女人和可愛的店舖子的陳列窗，那些可愛的房子或可愛的館子。在那兒，人們當然是不會吃玉蜀黍漿巴的嘍。你不會在這些地方陳列玉蜀黍漿巴的，就是用亮晶晶的金子你都買不到牠的。忽然，他注意到天已經暮了。電燈立刻亮了起來，這才使本夏明記起了微亞·可拉·達·令佐。

一個過路人告訴他那條街道。他得走過推伯爾河上的橋。結果他找到了那個地址。他把他脅下的一束行李弄得盡可能地乾淨和整齊，而且還謹慎地用手帕揩了揩自己的靴子；之後他才走進去。在門房室內有一個年老的女人，他向她問了問比平諾。果里昂諾。

「從來不曾聽到過這個人，」老女人回答說。

當然，本夏明不會認為這個簡單的回答是滿意的。因為他在羅馬的一切希望是寄託於在找到比平諾。果里昂諾的。

「假如他不在這兒的話，請告訴我他住在什麼地方，或在什麼地方我可以找到他，」他說。

「我壓根兒就不知道有這麼一個人。」

本夏明慌亂起來，但是他沒有動。他甚至於還拿起一張椅子，坐將下來，好像是在說明，他有找到比平諾。果里昂諾住址的絕對需要。

那位女門房忽然心生一計。她打開抽斗，在一堆亂紙中搜尋了一會，找到了在她以前在此地當門房的那個人的地址。這地址是波達·聖·保羅。

「你一定會在那兒找到他的，好，祝你一帆風順！」她說。

這時天已經黑了。所以本夏明讓自己的腿能跑多快就跑多快。他再也顧不得看街上的那些景緻了。他不時停下來，問過路的人，是否他走的路沒有錯。波達·聖·保羅至今還看不見，他開始覺得有點倦了。可是他還是放開大步子向前邁進，其堅決的意志是像一頭餓狼一定要找到夜宿處的情形相似。

當本夏明走到比平諾·果里昂諾的假想的新居時，天已經很黑了。他又用他的手帕再仔細地把靴子拂一次。之後他才走進去，尋問着關於比平諾·果里昂諾這個人。

「從來沒聽到這個人，」別人告訴他。

可是本夏明已頗有經驗了。他不但不離開，而且還拿過來一張椅子，坐將下

來。在門房室裏有兩三個女人在嚙嚙地談天。她們好奇地望着本夏明。

「從來沒有什麼叫做比平諾·果里昂諾的人在這兒住過，」她們告訴他。價本夏明一動也不動。

再給他一個新地址，燃起他新的希望那種慈善思想，始終不會鑽到這些女人的腦袋中去。

「你不能够老在這兒等着呀，你的朋友並不是住在這兒的。」這些女人告訴他兩三次。

最後他只有站起身來，走到街上去，停留在那兒，弄得目瞪口呆。

在本夏明的眼中，羅馬現在是一個不同的城市了，事實上，牠是完全變了形。在街上有許多許多的人，可是沒有一個人注意到他。只有一頭狗兒在凶猛地向他叫。一部汽車幾乎把他壓死了。管理街道的警察，抓住他的肩，把他狠命地推了一下。只有這末一來，本夏明才繼續開始走，機械地，一點也不知道他是

向哪方去。他讓自己的腿子指導着，被人羣前後推着。他什麼也不想，他不想第二天他要做些什麼事，他甚至於還不想他今天晚上要做些什麼事。

失望和疲勞戰勝了他。他在一個坐位上坐下來。

本夏明正在打盹。他忽然覺得一個人在摸他的褲子。一個女人在同一的位子上坐在他身旁。一個穿得蠻漂亮的女人。其他的女人們則在黑暗中小路上走來走去。坐在他旁邊的那個女人向他討香煙抽。他頗為抱歉地說他沒有煙。這女人更挨近他，同時把手圍到他的頭上。他沒有說話，讓她心所欲為地做。於是這女人弄癢他的頭，而他就開始笑了。這女人於是把手放到他的肩上，他也就讓她放。之後，他鼓起勇氣，問：

「怎樣我才能找到工做？」

關於這一點，那女人就下了注解道：

「跟我一起到家裏來吧，寶貝，我可以給你盡量的工作幹。一直到你疲倦以後，你就可以走出來。」

本夏明正要站起身來和她一起走時，她忽然向他預先要那十個里拉。這使本夏明回復了知覺。這女人所說的那個數目，把她的那套魔力弄得煙消雲散了。十個里拉是他衣袋裏所僅有的財產。假使這女人向他要求十五個里拉，或二十個里拉的話，那末在未回答以前，他還可以思索思索。但是她恰恰只要十個里拉。所以他很迅速和決斷地說：「不行！」本夏明放棄了這女人所答應他的工作的一切思想。可是他問她，她是否可以介紹他一個便宜的客棧。她指給她一間污穢的房子；那兒有窄狹和彎曲的樓梯，並且有許多女人，兵士和醉漢不斷地跑上跑下。本夏明在三層樓上找得了一間沒有窗子的小房。這小房是從旁邊的一個大房用幾片木板分出來的。本夏明坐在牀上，好像是中了風似的，對於任何事不能作一個決斷。他的知覺只能夠對於表面的東西起反應。因此，他既不希望，也無力

量來作適當的思想。他聽到隔壁房的有水從壺裏倒出來，同時還聽到夾雜着的呻吟聲和笑聲。他發現隔牆上有一個小縫，於是他想找出隔壁房內到底是發生了什麼事。在小縫內他看到兩個赤條條的身體在床上扭着……本夏明一直就把眼睛貼在那個隔牆上；就是這麼着他睡過去了。

天明的時候，幾個警察把本夏明叫醒了。

「你叫什麼名字？」警察問他。

「本夏明。」

「你在這兒幹什麼的？」

「我在這兒找工作做。請告訴我，在什麼地方我可以找到活幹。」

「唔，來，我們給工作你做。」警察說，同時叫他跟他們一塊去。

「什麼工作呢？工錢多少？」本夏明問，可是無人回答他。

本夏明被帶到警察局去，同時被關在一個監裏。一點鐘以後他和其餘幾個被

捕的人一同被帶到總警察廳去。他和五六個別的人被關在一間大房內。他想，這些人一定都是來找工作幹的。所以他心裏就決定，就是最苛刻的條件他也應該接受。可是意外地，他按照了像了，並且還被捺了一個手印。這一整天，他是期待着別人來喊他，和給他工作做。可是天黑了，還沒有誰來注意到他。第二天也還沒有人來注意他。每過一刻鐘，他就聽到隔壁聖依格那細奧教堂的鐘聲。他開始計算這每一刻的鐘了。他計算了十次，於是二十次，於是四十次。到這時，又是黑夜了。沒有人告訴他關於工作的任何字。他同監的友伴都比他安靜些，也比他不在乎些。其中有一個人，把他打量了一番後，便拉他到一旁，告訴他說：

「警察廳喜歡怎樣處置你，就怎樣處置你。你在這兒是被捕呀！警察廳可以把你在這兒關上半年，或一年，或兩年。他們一點都不需給你什麼解釋。警察廳也可在半年，或一年，或兩年以後把你釋放。假如他們不喜歡的話，他們也不必告訴你被捕的原因。」

告訴他這話的人是一個五金工人。

「咳，對於這些事，我一點也不感到興趣。」本夏明說。「警察喜歡幹啥子就幹啥子，我可管不了這一套，我到羅馬來是爲的尋工作呀！」

其餘的監犯望着本夏明笑了好一會兒。他們的思想都很奇怪。

被捕了一星期以後，本夏明被傳去審問。一被帶到警察長那兒去，他就無頭無腦地被問着：

「假裝是沒有用的，最好是立刻承認。警察廳已經知道一切了。你如說真話，倒是與你自己有益處的。你承認嗎？」

「當然，」本夏明說，「這正是我一個禮拜中所要幹的事。我將一生感激你，假如你能爲我找到一個好工作做。」

警察長再也不准他說下去。

「不要裝呆！」他冒火起來，「不要欺騙警察廳！警察廳已經源源本本地知

道了呀！警察廳已經知道了一切！假裝是沒有用的！你不說，就只有把你關起來！」

第二天本夏明被傳去作第二次審問。

「聽着，王八蛋！告訴我你是怎樣謀殺那個鐘錶師的。」他一走進門，就當頭被警察長問了這麼一句。「告訴我，你是怎樣在微亞·莫里郎那謀殺那個鐘錶匠的！我警告你，警察已經知道一切情形了。」

這時一個女人和一個女子——都穿着喪服——被傳進來了。

「你們認得出這個人嗎？」警察長問她們。

這兩個女人眼睛恐怖地望着本夏明。年長的那個昏過去了。年青的那個開始含糊地說：

「我不十分清楚，我想他是的。我的意思是說，當然他是的。那時的情形相當混亂，很可能是……！」

第二天，本夏明被傳去更和其他的女人對質。這些會見最戲劇化的一幕是和一个女人對質。她的女兒在放學回家時被綁了。要不是有兩個警察把這女人攔住，她真要把本夏明扼死了。

「你這懦夫！殺人犯！豬獠！你把我的女兒綁去幹啥子的？你在啥地方把我的女兒綁去的？」

本夏明對於這真是莫明其妙。結果，他只好一句話也不回答了。他只有盡量地設法閃避獄子的老拳，和警察長的打耳光。那們五金工人還是解釋給本夏明聽，這是怎樣一回事：

「上幾月羅馬發生了幾件轟動一時的案子，而警察廳始終摸不清頭腦，誰幹了那些。懂得嗎，警察廳有別的事要幹呀！他們是忙於跟蹤反對政府的人，而要把他們一網打盡。上兩月在羅馬有三個年青的女子被綁了，而警察尋不到綁匪的蹤跡。當然，這類事是不能繼續發生的。警察廳得要保持他的信譽，那就是政府

和社會秩序的基礎。他們捉不到真正的綁匪，所以他們只有捕真正無辜的好人了。保持警察廳的信譽，比捉到真正的綁匪還重要。還是讓無辜的人倒霉吧，而法律和秩序萬歲！」

本夏明盡畢生的力量來聽懂這一段話。他不但想聽懂，還想自己被人懂。

「你所說的話也許完全是對的，」他對他的同監人說，「可是我並非到羅馬來挽救法律和秩序的呀！我是到羅馬來尋工作做的。」

就在這幾天，意大利首都的報紙，揭載了一些消息，說是警察所，因了牠完美的健全組織，終於捕到了那個人妖。這妖怪在過去幾月綁了和強姦了許多青年女子。一張朝報甚至於把本夏明的玉照也登出來了。一位羅馬大學的教授——他是意大利科學界的權威和代表——把本夏明的面像仔細研究了一番，結果很快地在他的面目中尋出了一種顯明的，遺傳性的獸性，所以本夏明犯罪的證據結果是被證明了。警察所使得一個很有社會地位的家庭的少女，發表一個聲明，說她自

已被本夏明的詭計所引誘，被騙到推伯爾河旁的一條小路上，在一條公共燒上被污了。報紙登載了這個聲明，旁邊還刊了那個很尊貴但不幸的女子第一次領聖餐時的照片。這種刊登引起猛暴的，公意的憤怒。所謂公意者，不過是羅馬的那些教堂小職員，客棧老闆和剃頭匠等人的意思而已。一月以後，這些客棧老闆，教堂的小職員，和剃頭匠等人的憤怒，也似乎煙消雲散了，而報紙也就宣佈着：

「在這次警察所空前的傑作以後，我們了解了，公理的維護，在沈靜的面幕下，是被完成了。」本夏明是被釋放了，同時很懇切地被忠告着立刻離開羅馬而回到豐達瑪拉去。

「我就是跳下懸崖跌死也不願回到豐達瑪拉了，」本夏明自己說。

跟他在監獄裏做起了朋友的那位五金工人，對他起了一種和善的興趣，同時給了他一個鐵路工人的住址，說這人也許可以幫助他找到工作。可是這鐵路工人並不怎樣樂觀。

「在羅馬你是絕對沒有辦法找到工作做的，」那位鐵道工人說。「有上萬的羅馬人是正在失着業。昨天在法西斯黨部門口有許多無業的人示威。結果好幾百人被捕，其中還有許多法西斯黨人。警察早已聞風了。有好幾天晚上他們把所有工人住宅區都圍起來，希望找到煽動失業工人暴動的祕密報紙。凡是非原籍羅馬的失業者都被遣送回老家了。每天我在車站上總看到無數的西西里來的，加拉布里亞來的，薩定尼亞來的，亞布魯茲來的工人被警察所送回原籍。這是他們所謂的『回到農村去』！」

「我寧可被火車軋死，也不願回到豐達瑪拉去，」本夏明說，「我真是把玉蜀黍漿巴吃厭了。」

「不過你也得想一想，你的照片曾在報紙上，被刊登過的呀！」那位鐵路工人告訴他。「如果你仍呆在這裏，又被教堂小職員，客棧老闆及剃頭匠這類的人看到的話，起碼你會被他揍死的……這樣，你也許可以到法國去吧。」

本夏明的面孔立刻神光煥發起來了。

「那麼，旅費怎辦呢？誰給我旅費呢？」本夏明問。「我沒有護照，怎能走過國境呢？」

「唔，沒有護照倒真是一件麻煩，不過有無數的意大利人沒有護照而到法國去了。咳，現在法國算是唯一的國家，在那兒你可以找到工作做。」

這鐵路工人知道一個方法，可以到法國去不需護照和車票。這方法他已經試驗過好幾次。其方法如下：在一節舊行李車內，經常有一小角裝着一個小木箱，以備載狗之用。本夏明就是要被藏在那個箱內。事實上這箱子是叫做「犬舍」。你從車箱外躡進去，所以在車箱裏誰都不會知道「犬舍」內裝的是什麼東西。這「犬舍」外面是用一個鐵格子保護着的。牠使得空氣和光線流通。但這鐵格子可以把一個有鎖的小門蓋上，所以就是從外面看，誰也不知道「犬舍」內裝的是什麼東西。那位鐵路工人把這一切情形解釋給本夏明聽，而且願意實現這個計劃。

在十一月一日，早晨三點鐘的時候，本夏明躡進了巴黎羅馬間的那部特別快車的「犬舍」。牠是一天亮就開行了。

在睡車裏的旅客和在「犬舍」裏的旅客，有一個共同之點。這就是：不管他們是乘頭等，二等，或三等車的客人，大家都不是坐着的，相反的，他們是四肢展開躺着的。這當然不是說，在睡車裏和在「犬舍」裏沒有什麼兩樣。相反地，爲了尊重真理起見，我不得不指出，「犬舍」和睡車簡直無法比較。第一，兩處的設備和裝置是完全不相同的。而且，（我們爲什麼要隱瞞呢？）從睡車的窗子裏，比起從「犬舍」來，你可以更舒服地欣賞外面的景緻。不過這觀山玩水的事兒，對於可憐的本夏明，倒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歸根結底，本夏明是一個窮苦的種田佬而已。他並非是爲欣賞風物而旅行，乃是爲了尋找工作做的呀。那「犬舍」不到一碼長，也不到半碼高。他只能側身蹲在裏面，把膝頭彎在裏面，把膝頭彎進肚皮內去。本夏明很高興能去巴黎。但是在「犬舍」裏呆兩小時，正好像

是三秋似的。「犬舍」發出一種臭氣，這氣味使你記起以前曾在這兒坐過的狗兒，本夏明的膝頭和肘開始痛起來。

假如那位鐵路工人弄錯了呢？本夏明想着。假如他是把我裝進一個貨車裡。而牠停在這兒並不是開向巴黎呢？

車子還沒有開動以前，本夏明已經是吃不消了。他全身都痛了起來。過了一個好久的時間，車方動起來，但沒有開多遠。這貨車只不過是換了一條軌而已。牠向前開一下，又向後退一下，這麼地動了無數次。最後牠終於是向巴黎進發了。

從羅馬到巴黎是要走多少時候，本夏明不大十分清楚。這種糊塗，因在犬舍內失掉對於時間的概念，被弄得更不可收拾。他是完全疲倦了，而且筋骨酸痛得要命。而正當車子要開進齊徹達微加——這是離開羅馬後的第一站——的時候，他是完全陷入昏亂狀態之中；他不知道車子是否到了巴黎。一種可怕的思想，進了他的腦袋：他以爲車已經真到了巴黎而又要向羅馬轉開了。在犬舍裏。他很清

楚地聽到人喊：「齊微達微加！」但是這一點報道是沒有用處的。

齊微達微加是什麼地方呢？他奇怪起來。牠是在國境之內，還是在國境之外呢？車子已經開行了多少時候呢？假如這車子已經到達巴黎而現在是向羅馬回開呢？

本夏明覺得好像自己被砍成幾塊，被裝在一個箱子裏。他摸摸身體的各部份和骨節，但他不能動彈一下。他身體的各部份已經不能像一個整機構似的自由活動了。

他的膝頭彎到頭上來——正在這兒有一個釘打着。好像是有一個人把這釘子向他的頭敲似的。他無法把頭移向別處。他的頸子在啥子地方呢？他在任何地方都找不到他的頸子。也許牠是被遺落在後面去了吧？他的腦袋，經過膝頭的連絡，現在直接和脚指發生連繫了，而經過脚趾的連繫，他的頭形成一個等於屁股的那種地位。但是頸子到底到哪兒去了呢？他尋不出一點兒蹤跡來。他覺得他的

心在膝頭下邊一個什麼地方亂跳。牠殘忍地，無慈悲地跳着，像一個鬧鐘。假如這個鬧鐘忽然響起來了呢？那可危險極了！

假如這鬧鐘一響，車子必立刻會停，而警察也必馬上會來把我抓去，本夏明對自己說。

他把他的膝頭緊緊地抵住心抱着，爲的是要閉住那個鬧鐘的響聲——假如心開始響的話。同時他盡量地把頭伸直，免得牠落下來。他把牠緊緊地夾在兩個膝間。不過他最耽心的還是那個鬧鐘。爲了要分一下心，他向那犬舍窗子的一個小縫朝外望。他所看到的東西幾乎使他吃驚地叫起來：沿着車子溜着的，甚至於用跟車子同樣飛快的速度進行着的，是一條大蛇。這蛇有時向外邊溜一點，有時又向裏邊溜一點，有時甚至於還裝做不見了，但不一會又忽然地現出來，在車子旁邊走。

「牠結果總會疲下來的，」本夏明想。「一條蛇決不能像一個火車頭那麼地

強壯。願牠在車子未抵巴黎以前就倦下來吧。」

可是這條蛇一點也不疲倦。只要本夏明向外一望，這個可惡的東西總是在那兒。本夏明於是閉起眼睛，以爲這蛇也許看不到他而因此逃去。本夏明把眼睛一直閉了好幾分鐘。於是，慢慢地，他睜開左眼，以便於他可以看見而不能被看到。正在這一忽間，一件巨大的災害發生了，這條蛇，不但沒有跳去，而且還乘本夏明閉着眼睛的機會，跳上了車子，把車子用自己的身體團團挽住，企圖毀壞這一系列車子。這車一彈，就停下了。接着就有片刻可怕的沉寂，忽然又有一下震耳的響聲。於是車子下面的地裂開，車子就被墜入一個深淵去了。無邊的黑暗，震耳的響聲，和荒蠻的恐怖，支配着本夏明的全身，使他完全不知道車子墜到地洞裏去了幾千里遠。這車子垂直地墜落了好幾分鐘。當地忽然停下來時，有一陣不可支持的熱氣升上來。空開了，而車子又開始向深淵裏墜。「完了！」本夏明在失去知覺以前只能想出這兩個字。

當他回復知覺時，他發現他在車站外一大堆人羣之中。這城市的名字是用輝煌的字在牆上寫着的，但是這字常常在那兒改樣。一會兒牠似乎是用大的紅字寫的：地獄；但過一會兒牠似乎又變成了綠字：巴黎。於是牠從地獄變成巴黎，一直這麼地變下去。

在車站外，有一大羣人正預備走進隧道去。本夏明懶洋洋地站在這羣人的後面。但剛剛他要走進隧道時，忽然他看到一個鐵門，阻住他的去路。車站的前面是一條很長，冷靜的街道，兩旁豎着高牆。

本夏明開始沿着這牆匍匐前進，很當心地把頭放在膝間夾着，在他的膝下，他的心塔塔地跳得像鬧鐘一樣。他所耽心的，就是這鬧鐘。「如果這鬧鐘響起來」，他想，「警察一定會來，同時會發現我沒有護照的。」

本夏明就這麼地匍匐向前進着，很偶然地他走到了一個冷清的露天咖啡店。

一個黑人侍女來招待他，問他要什麼東西。

「黑咖啡，」本夏明回答着。

這黑人侍女於是把她的衣服解開，拿出她那黑色而飽滿得像山羊似的奶子給他。本夏明吸着，像一個小山羊一樣。這咖啡是溫暖而又甜的。

本夏明吃完以後，這黑人侍女要一粒扣子作為代價。本夏明從褲子上扯下一粒扣子給她，於是她不見了。

本夏明仍就呆在那兒。

於是有一個金色的侍女走近他來，她臂上抱着一個嬰孩。在她的頭上有一道祥光，看起來她好像豐達瑪拉教堂內的那個聖母似的。那嬰孩的一個小手裏捏着一個小球，正如兒時的耶穌一樣。

「你已叫好了東西嗎，先生？」金色的聖母問。

「有牛奶嗎？」本夏明說。

這位聖母解她的衣服，把她的左奶塞近本夏明的口裏去。她的奶子是白色的，細而又圓，好像羊子的奶兒一樣。本夏明也像一個羔羊似的飲着。奶是溫暖而又甜的。忽然間那嬰孩開始尖叫地哭起來。

本夏明使這位聖母坐在他的身邊。他心中是充滿了無限的撫愛。

他挨近她，並打算撫摸她的頭髮。可是忽然間那個鬧鐘響了。那位聖母尖叫一聲就不見了。

本夏明發現自己在很遠的地方，一個石匠住的棚子前面。這屋子週圍是被木欄杆圍着的。石欄杆的另一邊有許多大的機器，並且還發出煙來。這木柵有一道門，一個穿制服的人站在那兒。

「你找什麼？」穿制服的人問本夏明。

本夏明正害怕這個人要向他護照。

「我是找工做的，」他告訴他。

「好的，這兒的工作多得很，」穿制服的人說，同時把本夏明帶到一個燒滿着炭和木柴的大爐子旁邊去。本夏明的工作是每分鐘拋一袋子小麥到爐裏去，同時要注意到小麥是被燒着了。」「去年的收成太好了呀，」穿制服的人解釋給本夏明聽。

「懂得了，」本夏明說，心中覺得這件工作倒頗輕鬆。

本夏明舉起第一袋小麥，同時把牠拋到火裏去。那袋子上寫着是這麼幾個字：

「富村羅產的小麥。」

本夏明這次把膝頭抱着抵住心稍爲遲了幾秒鐘：鬧鐘忽然又響起來了。

「滾你的蛋！滾你的蛋！立刻滾開去！」穿制服的人向本夏明吼着。當他和那石匠的房子完全煙消雲散了時，本夏明還聽得他在吼。

本夏明又發現自己在一個大的城市裏，在一個廣場的中央。他是匍匐地蹲在一個大石像的前面，很當心地把腦袋夾在膝間，使那個鬧鐘再不要又響起來。

當他在羅馬被捕時曾經審問過他的那位警察長，又出現在他面前了。

「你在這兒幹啥子的？」那位警察長問本夏明。

「我是我工作做的，」本夏明回答着。

「任何工作都願意做嗎？」警察長問。

「任何工作都願意幹，只要不回到豐達馬拉去？」本夏明說。

「好的，跟我來，」警察長說。

警察長給他一枝來復槍，叫他在那個石像後面站起崗來。那兒他剛才正蹲坐過的。

在不遠的一個教堂上，有鐘聲敲了兩下。在空中，在有帶有罌粟花香的微風裏，有一曲小歌飄來。

睡喲，呵，睡喲，良好的市民，

睡得像一個嬰孩那麼地安靜：

政府爲你們計劃好了一切事情，

而教會會爲你把其餘的事體安頓。

在廣場的另一邊，有一大黑堆的工人出現了。他們也在唱着歌，其疊韻是這
樣：

我們需要工作呵！

我們需要工作呵！

在附近一間房子的洋台上有一位太太正在躺椅上午睡。她問那警察長道：

「那些人在幹什麼？他們在抗議着什麼東西？」

「夫人」，警察長回答說，「他們是沒有工做的人，他們是要求工做。」

「我一生就不曾有過工做，但是我從來就不發過一次牢騷！」太太說。

「夫人，你是一個真正的愛國者，」警察長對他說，深深地鞠一個躬。這一羣失業的人走近了廣場的中央。

「開槍！」警察長對本夏明下着命令。

本夏明把頭夾在腿間，同時把右部面頰倚着槍，以便瞄準目標。他極希望在警察長的眼中來恢復自己的地位。他要做給警察長看，他不但能夠發槍，而且還發得很準。所以他朝着那個領導失業工人的頭目的胸前瞄準着。他瞄準得很仔細，爲了怕放空槍。不過當他朝下一望到槍筒的時候，他看到那批失業工人的領袖正是那個在他出獄後幫助過他的鐵路工人。鬧鐘又開始鏗鏘地響了，好像是在悲鳴。

「懦夫！懦夫！賣國賊！」剛剛在這整個的圖畫消失前，警察長吼着。

本夏明的情感是被激動得如此厲害，以至於好久他回復不了知覺。偶然間，

他發現他自己在一個荒涼的田野裏，一輪黑太陽懶洋洋地在照着。這田野上的植物很奇怪：顏色都是灰色的。像牛那麼大的癩蝦蟆，從各方面向本夏明進逼。牠們乾枯的叫聲真令人可怕。爲了逃避這些蝦蟆，本夏明逃進一個洞裏去。他越向裏面走，這洞就越擴大。忽然間本夏明走到一池黃水的旁邊。本夏明就在這池子旁蹲下來。這黃水開始動起來，於是一條巨大的黑蛇出現了。牠吐着火焰和煙子。這洞在本夏明後面閉起來了，使他無歸路可尋。

「我等待着，你已經很久了，」巨蛇對本夏明說。

「爲什麼你要等着我呢？你是誰？」本夏明說，恐怖起來。

「我是魔王，你現在是到地獄裏來了呀，」巨蛇回答說，「你說你寧可入地獄而不願回到豐達瑪拉去。你說過多少次？好了，現在你真的到這兒來了！」

這巨蛇慢慢地移近本夏明。兩個癩蝦蟆也從黃水池子裏跳出來了，在巨蛇和本夏明之間設了一桌席。

「我們一起吃飯麼？」本夏明問。

「對了。」魔王說。

那兩個癩蝦蟆送上各種各色的食物來——山禽，鷄，蔬菜和水果。這些東西就是連看一下也是很美麗的。

「每天都是吃這樣的東西嗎？」本夏明問。

「一點也不差，」魔王回答着。

本夏明想開始吃鷄的翅膀，不過正當他一動手的時候，他很惡心地發現，他所吃的正是玉蜀黍漿巴。鷄翅膀和顏色正是用這東西很巧妙地偽做的。本夏明把牠吐出來，把鷄推開去。爲了安慰自己，他開始來吃一條鱒魚。很當心地，很整潔地他取出魚刺並且在魚上面洒了點檸檬汁，還加上一點蛋黃醬。可是這鱒魚，檸檬汁和蛋黃醬，不是別的，仍然是玉蜀黍漿巴。本夏明吐了出來，把鱒魚推開去。這時，那位魔王正是毫不在乎地大吃特吃，連望也不望本夏明一下。本夏明

的心真是充滿悲哀了。他覺得，他做一個人已經厭了。他乘魔王正在不備的時候——他正在大吃其玉蜀黍漿巴做的野雞——他跳到那個黃水池子裏去了。本夏明還不會喝到一口水時，他就聽到整個的洞內回應着一種猛烈的吼聲：

「不行！不行！不行！這太過火了！這太過火了！」

這一池黃水，當然，不是別的，正是玉蜀黍漿巴。魔王正站在池旁邊大笑。本夏明喘息着，幾乎被玉蜀黍漿巴悶得半死。這時他的心作了最後一跳，而那個鬧鐘也就響起來了。忽地有一陣巨大的響聲起來，電閃着，雷鳴着。於是那個洞，污穢的水池和巨蛇都一齊消逝了。

本夏明是十一月一日離開羅馬的。在十一月五日，那個曾經幫助過他出國的鐵路工人，又要用同樣有效的方法送一個加拉布里亞的農民到巴黎去。這農民是一個秘密社會主義者團體的會員，警察正要抓他。

這農民剛剛把頭伸進那「犬舍」之時，馬上又吃驚地縮了出來。

「那裏面已經有一個人呀！」他說。

「唯！誰在裏面？」那位鐵路工人喊起來。

沒有回答。鐵路工人又連喊了幾次，仍是沒有結果。因為「犬舍」裏黑暗得很，他所能從門上看見的只是一雙有大釘的靴子。

「也許是一個流浪漢在這兒偷偷地過了一夜吧，」鐵路工人猜想着。

虧了那位農人的幫忙，鐵路工人抱着那個睡在「犬舍」中的人底腿子把他拖了出來。本夏明出來了，已經是奄奄一息。

「怎的？你又回來了？」鐵路工人問。本夏明已經聽不見什麼了。

好容易那位鐵路工人把本夏明弄到家裏去，再又把他弄得甦醒轉來。

「你爲啥子不住在巴黎呢？什麼東西誘你回來的？」他問本夏明。「你不喜

歡巴黎嗎？」

一直到早晨時，本夏明才能說幾句話。

「咳！」他說，「還是這裏好。這裏好！」

在他牀邊的一個小櫃上正有一個鬧鐘。一看到牠，本夏明就火高萬丈。

「把這傢伙扔掉吧，我的天！」他對鐵路工人說，「我就是吃了牠的虧！」

鐵路工人不懂得，鬧鐘跟他有什麼關係。且不談鬧鐘：就是關於巴黎，本夏明的記憶也模糊得很。他也不願意談起這事，因為既經有這種經驗，他不願意別人來把他當着笑柄。

那位鐵路工人把本夏明送到一個小茅屋裏去。這房子是屬於從亞布魯茲來的一個清道夫的，坐落在波·聖·羅令佐的外面，在到推浮里去的路上。本夏明在那兒一直藏到十一月尾，從來不走出來一步，爲的是怕被警察看出來了。

他在那間屋子裏做些家事，以報償那位清道夫所供給他的住宿和食飯。

在十一月尾本夏明覺得身體已恢復原狀了。鐵路工人送他一張車票回到亞布

魯茲去。

「回到豐達瑪拉去嗎？」本夏明問自己，「唔，爲啥子不呢？一句話：全世界沒有別的，只不過都是玉蜀黍漿巴而已！」

當九月來到了豐達馬拉呵，

太陽剛剛升得夠高地說：您好？

但是誰都不向牠一瞧。

當九月來到了豐達馬拉呵，

家家都關上了門，

人和驢子在一起打盹。

從豐達馬拉到他故鄉一個小市鎮的半路上，本夏明很驚奇地碰到了瑪利亞·格拉西亞。她正在跳躍着向他走來。

「你到什麼地方去？」本夏明懷疑地問。

「我到磨坊去，」瑪利亞·格拉西亞說，笑着。不過這並不是到磨坊去的那條路。

「你在笑什麼東西，傻貨？有什麼東西使你好笑呢？我有什麼東西而值得好笑麼？」

「我？笑麼？不要瞎扯吧。我並沒有笑呀！」瑪利亞·格拉西亞說，更笑得大了。「有什麼東西值得好笑呢？」

「豐達馬拉最近有些什麼新聞？」本夏明問，改換話頭。

「最近的消息是：我現在能翻筋斗了。」

瑪利亞·格拉西亞走到本夏明面前，彎下腰一直到手碰到地面；於是她把手

支在地上，翻了一個很好的筋斗。

「怎的，」本夏明驚奇地叫起來，「你現在居然穿起襯褲來了？」

本夏明在瑪利亞·格拉西亞翻筋斗的時候，注意到她確確實實是穿起襯褲了。這真是一件新奇的事。瑪利亞·格拉西亞的臉上泛起紅來。

「用祖母的舊襯衣，我自己縫的，」她告訴他。「我可以在街上翻筋斗，不必穿襯褲，行嗎？」

在豐達瑪拉，穿襯褲是一件奢華的事兒。說到一個女人穿襯褲，其意義即是說，她是一個某種有教養和社會地位的人。

「除了穿襯褲，翻筋斗和其他的瑣事以外，在豐達瑪拉有什麼重要的事發生過麼？」

「有的，」瑪利亞·格拉西亞回答說，「伽那羅佐的女兒面上的那顆紅疤，現在是越長越大了。而她的鼻子現在也長得像一頭豬。」

「我管不了她的事。有什別的重要事發生過麼？」

想了一回兒，瑪利亞·格拉西亞確定地答覆他：完全沒有什麼事情發生過。

「加里波底怎麼樣？」

加里波底，是本夏明的父親賈可勃·羅索爾多的一頭驢子。

「在你離開家後的一天，加里波底在到公墓去的路上的時候，被一排磚壓死了，」瑪利亞·格拉西亞說。

「我的媽媽呢？」本夏明問。

「她弄到了一個咳嗽的毛病。」

「我所希望知道的就只這了，」本夏明說。

他們一齊走到豐達瑪拉來。他們經過巴第塞拉將軍的店舖門口。這位老鞋匠正站在門前。

「本夏明！本夏明！」他喊着，看到本夏明回來，驚奇得什麼似的：

一段古話常常說到

那離開舊地的人

向新的地方投靠；

他也許是勇夫或智慧佬——

一段古話常常說到——

那一天他將糟糕。

那舊地他知道得蠻好；

而新的，呵，沒人能說出她的妙。

「巴地塞拉，你這個老鞋匠，」本夏明回答說，「藏起你的這一套吧？我看過世界啦。」

他也許是一個勇夫或智慧佬——

那離開舊地的人

向新的地方投靠；

不管他是如何健康和伶俐，

歸根他還是得着他瞧不起的那一套。

「不要再唱吧，世界處處都是一樣——處處都是玉蜀黍漿巴！」

「唯！本夏明！」一個女子的聲音在路的另一頭喊。

那是伽那羅佐的女兒。她的頭髮比以前長得更紅了，而她的面孔也認不出來，因為牠完全被癩點蓋住了。她從來就是很醜的，這些癩點也沒有辦法把她的面孔弄得好看一點。

神父受職式

一天早晨農其奧·薩伽醫生被請到一個病人的牀邊去，從亞加夫里達來的一個年青人打着車子迎接着他，醫生把那人望了一眼，說：

「咱們倒似乎認識呢。」

「咱叫做木拉佐·卡蒂爾，是亞加夫里達姓卡蒂爾那一族的人，」那位年青人說。「是的，咱們互相認識的，咱的祖父常常租你先生的磨坊和田地。那些田地真好啦，好得使人心愛。咱的祖父租過你先生家的葡萄園有三年之久。可是倒霉的事來了，生病啦，吵嘴啦，咱的兩個哥哥跑到巴西去了，信也不寫一封回。」

「咱們是互相認識的。」薩伽醫生說。「你的病人是誰呢？」車子朝着風的相反方向走。風裏面還夾得有雨。

「四月尾的雨是好的，」卡蒂爾說。「大夫，當咱是一個小孩子的時候，咱還記得你在亞加夫里達的那次公開演講呢。你那篇演辭是為擁護教會和民衆而發的。在小旗上是寫着『自由』那個字，咱的家庭是擁護你的意見的。那時還是大戰結束不久，人民是給有自由的。那時教會不是替政府說話，而是替人民說話。咱們是站在一條線上的。可是自那以後，風頭變了。」

車子向着雨裏面馳。雨是從一個山頭那兒飄來的，從那兒康比冷比尼山伸張出去，一直伸到富村羅盆地上面。牠伸展着，像覆在馬里昂諾和斯古可拉那些村子上的面罩一樣。

「於今女人和老頭子都擁護教會，而咱們只有管咱們自己的事兒了，」卡蒂爾繼續地說。「咱父親已經有六十歲了，可是還當着聖禮兄弟會的副會長。每星期早晨他在大彌撒裏唱歌。在耶穌受難日和聖餐節，他總是穿着他的紅色聖衣參加禮拜行列，和回應着奧列摩斯的禱告。每年咱們送給亞加夫里達教區兩桶酒，作

爲做大彌撒之用。咱們的死者都埋在聖禮會教堂的墓地裏：你一走進去時朝右手邊的那塊地方便是，這一切並不是說，咱們比別人好。可是這些事情照例值得記憶。我要記憶的。理由是：這表明咱們是站在一條線上的人，大夫。」

「咱們是互相認識的。」醫生說。「咱們互相認識的，你的病人是誰？你家的裏的人嗎？」

車子離開了國道，走進一條小路，向亞加夫里達進發。這小路躺在大豆和豌豆田之間，充滿了泥潭。

「話雖如此說，去認識人的方法倒是形形色色，」卡蒂爾說。「咱們種田人是從咱們種的田而相互認識的，或是經過契約關係而認識的。但這是認識人的方法麼？你做工，你買東西，你賣東西，你租東西，所以你需要契約和證明文件。你到外國去做工，你碰到許多公務人員，你遇見許多人。可是，這是認識人的方法麼？有一次，當咱在馬賽附近一個叫做愛託塔克的地方作工的時候——那兒那

時正在建築一個隧道——有一個人和咱交談，說：「你有一個同鄉在這兒，一塊念過書的人。咱於是對自己說：這大概又是一種想敲咱竹槓的人，咱的護照和文件都是確確實實，而且手續費也都早已付清，他還要敲啥子呢？可是，那個人終於是在來看咱了。他說，他好幾年不曾到過馬細加。於是他開始問咱關於亞加夫里達和康比巴冷第尼地方的事兒。他問起這兒的人們和他們的生活。他談起他自己的村子，他談起富村羅。以後的幾天晚上，咱們常常在一起見面。咱們常常一起出去，坐在愛斯塔克的碼頭上，談到夜深。過了幾天晚上以後，咱們談到一些咱們以前從來不曾想過的東西——一些簡單的東西——而且咱們開始思索那些東西。有時咱談一些好東西，有時他也談一些好東西。把那些話在這兒告訴你聽是不可能的。大夫，因為你會笑死咱。總之，白天咱在隧道內工作。那是八個鐘頭的一天的活兒，但是每個人總是多做兩三點鐘，爲的是要多弄幾個錢。可是咱做了八個鐘頭後就停了，因為咱知道，咱所喜歡交談的那個人，是在等着咱的。咱們談

些關於人，關於地球，關於生活的話。於是咱開始自己想：這兒是一個人，和這人咱任何關係也沒有，咱既不向他找職業，也不要他寫證明文件。而他對於咱也不像一個塾師，也不像一個牧師，更不像一個宣傳家——那些什麼都知道，得了錢而勸別人信自己的話的人，他跟我交談，正如一個有人性的人一樣。有一天，他走了。我就再也沒有聽到關於他的消息。」

醫生打斷他的話，說：「我猜得到，他是一個什麼人。」

「咱現在可以告訴你一樁事，大夫。兩年以前，當我從聖巴托洛謀宴會推着手車回來時，咱在馬里昂諾公路上看到一隻狗被汽車滾過去，牠的腿被軋斷了，號叫得怪可憐的。咱把牠放進車裏去，用手帕把牠的腳包好，帶回家來。兩個月以後，一個車夫從斯古可拉來，把牠取去了。去年夏天，咱遇到一個跛了腳的羊，咱把牠帶回家來，把牠放在牛和驢子的欄內養起來。不久他的主人來了，把牠取回去。這是咱們的風俗。不過昨天晚上，咱在愛斯塔克所認識的那個人來

了。他敲着咱的門。起初，咱簡直認他不出來。」

「那嗎，他是比得羅·斯柄納嗎？你是要把我帶去見他嗎？」薩伽問着，嚇得一身是汗。

卡蒂爾把車子趕到路的旁邊，停下了。兩個人同時跳下車子。卡蒂爾把馬拴在一株榆樹上，用一條紅氈把牠蓋起來。醫生向四周不安地望。雨下得已經不怎麼厲害了，而且烏雲是向塔格里可古那邊飛去。可是新的烏雲又向亞伏贊諾這邊推進來。田野是寂無一人。兩個人站在車子旁繼續談下去。

「咳，那個人敲咱的門。」卡蒂爾繼續說，「而他並不進來，雖然他全身在發熱。所以咱們在一條小道上散了一會兒步，談了一些關於愛斯塔克這地方的話，於是他開始告訴咱，說他是偷偷地回到意大利來的，說他是患了極大的困難才逃過警察的視線。他說，他和他的朋友已失掉連絡，因為怕被警察抓去，他告訴我，就在這雨中，他在田野裏流浪了幾天；可是他再也支持不下去了，因為他正

在高度地發熱。他說，他猶疑了好久，才來找咱，看是否咱能把他藏起來，一直等他病好。他跟我說：「你是一個做粗活的人，而咱正是爲了這些人的利益才回到意大利來的。請你不要告官吧。」昨天夜里，咱把他藏在一個茅屋裏，現在咱不曉得怎樣辦才好，咱們能讓他像這樣地死去嗎？」

「他是應該住在外國的，」醫生用一個很乾枯的語調說。

「可是現在他在這兒呀！咱發現他在咱的門口，正如你發現一隻狗，一隻羊，一隻要死的牲畜一樣。咱們能夠讓他這麼地死去麼？」

「他並無什麼牽掛，他是一個光身漢。咱可有一個家庭，咱們的政治觀點完全兩樣。」醫生說。

「這可並不是什麼政治觀點問題呀！」卡蒂爾說。「這是一個要死的人呀。當咱是一個小孩子的時候，人們教咱記熟教會裏的教理問答。那教理問答說：慈悲的工作是這些：給渴的人水飲，給無衣的人衣穿，給朝山進香的人屋子住，給

有病的人救援。教理問答可不曾說：只給與你思想相同的病人以救援。教理問答上所說的只是救濟所有的病人。可是，在那些日子裏，教會是同情老百姓，而不是同情政府的，也許，教會已經把教理問答的內容改變了吧。」

「是他叫你來請我的嗎？他告訴過你他認識我的吧？」醫生問。

「他說，他和你同過學，大夫，不過他告訴咱，在任何情形之下不要請你來。」卡蒂爾回答着。

兩個人就這麼站在路邊的車子旁談下去。後來，他們停止談話了。一個種田人走過去，趕着一匹載滿了柴的驢子。不一會兒一個老女人牽着一條山羊走過去。卡蒂爾不知道，是否應該把整個實情說出來。於是他決定說了。

「老實講，」他說，「他並不願意咱來請你。昨天夜裏，他和咱說，『咱是爲了做粗活的人的集團而回到本國來的，我請求你幫忙，因爲你是一個有良心的粗人，不過薩伽醫生是一個知識份子，而且有他的事業要幹，而且，』他繼續地

說：「他是一個常常到主教團體那兒去的知識份子。爲了討好當局，他也許會把我交給國防局去的。」可是咱不相信這種想法。他又說，只有一個人是不害怕幫助他的——那曾經在小學當過教師的牧師。可是他又說，這個牧師已經是太老了，不願意把自己牽涉到一些危險的事兒中去。昨天晚上咱們就是這麼樣兒分手的。今天早晨，當咱在陽光中看到他的時候，他的面色更難看了。所以咱來請你，大夫，也顧不得徵求他的同意了。如果咱們把他當做一個上帝的子民的話，那咱們的責任就是要幫助他。」

薩伽醫生靠着車子的轅站着。他不安地向着四週望。他似乎是被嚇得很可以了，可是鼓起了勇氣，說：

「他得馬上走開！我將盡量地勸他離去。假如他需要吃什麼藥的話，我可以用你家庭任何人的名義給他開一個藥方，願上帝助我們走出這條險途吧，啊。」

「他就在那兒，」卡蒂爾答着，「那胡桃樹後面的茅屋裏。你可以單獨走到

那兒去，大夫。咱留在這兒觀風。」

薩伽醫生走進胡桃樹後面那間茅屋裡去。他看到一個衣服穿得整潔，不擺架子的，身軀很小的紳士，坐在地上。這使他怪不安的，因為卡蒂爾並沒有告訴過他，還有別的人在這兒。

「病人在什麼地方？」他問。

「誰請你來的？」老紳士回答着。

「木拉佐·卡蒂爾告訴我，說是有一個人在這兒生病。」醫生說。

「我告訴過他，不要幹這一類的事兒，」老紳士回答着，站起身來，朝着薩伽的眼睛瞪着看。

薩伽醫生吃了一驚：他發現這位小小的老紳士正是他的同學比得羅，斯柄納。

他那大的，深陷的，閃灼着的眼睛，他那薄薄的嘴唇，那種不厚的，無血

的，透明的紅耳朵，他那厚的，未修整的頭髮，還是跟他那小的時候差不多。可是他面上的皮膚，卻像畫了線條的羊皮。

「你和我的年齡一樣大——三十三歲，怎的你看起來像一個六十歲的人？」這醫生好容易才敢說出一句話來。「你怎樣把自己弄到這步田地？」

斯柄納大笑起來，愉快得像一個開了很成功底玩笑的孩子。他於是解釋道：他在未回意大利以前，他用了一種特殊的碘酒混合物，使他的皮膚打起縐紋來，以致於他看起來像一個未老先衰的老人。這礙着，他使警察無法認識自己了。

「這完全是我個人的發明。」斯柄納說：「它的用場甚廣。當一個普通意大利青年的觀念，已經不再想做美國或瑞士的旅行家庭情人，而想從事於一些嚴肅的工作時，我想爲了那些最漂亮和文雅的哥兒們，需要開一個破容院而代替那些美容院才行。」

薩伽醫生望着他的同輩那種破了像的老面孔，目瞪口呆起來。比得羅，斯柄

納從沒有被人認為漂亮的，可是他那種好打扮的性格和忠誠，早已是對女人有吸引力了。他從來不會是一個石榴裙的拜倒者，可是他已經有一點名聲，被人認為一個富有熱情，衝激和毅力的戀愛家。薩伽醫生想不透，是一樁什麼政治道理，使得這位青春年少的朋友，把自己弄成這麼一個老樣子。

他說：「雖然你自己弄成這麼一個樣子，警察可還是認得你出來。」

「一點也不，」斯柄納答着。「當我還沒有和團體發生接觸以前，已經有人在羅馬警察廳告發我了——顯然地是祕密偵探幹的事兒。我能逃脫的理由，就是因為羅馬警察廳傳佈我的一張舊照片。我沒有任何意思要在羅馬呆下去。我回到意大利來是要在卡富爾（意大利南部最窮的農民）中間去工作的。」

斯柄納的這些策略，使人記起了一八四八年間的浪漫小說時代。薩伽醫生開始有一種孩子氣和危險情狀的感覺，而他也就不知不覺地墜入到這種情狀中了。有一輛貨車在國道上開過去了。他聽到這聲音嚇了一跳。

「不要害怕，」斯柄納微笑地說。「請坐下來。」

汽車的聲音遠遠地聽不見了。

「我沒有坐下的必要，」醫生說，「因為我並不想逗留，我來是爲了勸你趕快離開此地，馬上到外國去的；這是爲了我們的好，同時也是爲了你的好。」

「謝謝你的忠告。不過我不能再回到外國去了。」斯柄納回答說。

「那你爲什麼回到意大利來呢？假如你愛好自由的話，你爲什麼不住在任何有自由的國家內呢？」薩伽問他。

「我回來爲的是要能夠呼吸，」斯柄納說。

薩伽想找出能夠使斯柄納懂得的語言來說。

「那些偉大的革命者，」他說，「你的先輩們，你的那費數十年爲他的理想，爲推翻暴君的先輩們，醫生都過着放逐的生活，怎的你不能呢？」

斯柄納對於這種反對意見，已經聽得很多。

「你一點也不錯，」他說，「爲了要做一件巨大的政治任務，我不知怎樣來保持我的生命，我是一個很不行的革命者，可是我再也不願去流放了。」

「那嗎，假如他們抓住了你呢？」

「那當然是有坐監的危險的，可是這理由立不足夠使我離開我的國家。我是一個國際主義者，可是離開了我的國家，正像一條魚離開了水一樣。我已經過慣了流放生活，我已經等不下去了。」

「這麼說來，這已經不關我的事了。我可要洗乾淨我的手。」薩伽醫生說，真的做一個像洗手的姿勢。

「我真高興，今天，聽到你用這種虔誠的方式來表明你的心跡，」斯柄納說。「很顯然的，你所受的宗教教育，並沒有浪費。」

於是他繼續說下去：

「前天夜裏，我在克羅其山中一個洞裏過去的，我那時很餓，很渴，並且又

發熱，全身都被汗溼透了。在遠處，我可以看到我們在一起念過八年書的學校，我們一同所看管的那些花畦，一定還在那個花園裏面的。你記得我們一起種的天竺葵嗎？那個大的宿舍一定還在那個第二層樓上。我們的牀是相隔得那麼近，以致於夜深我們還可以互相談天而不會被舍監發覺，你還記得我們的那些荒唐的事兒嗎？唐本賴特脫大吹他們古代詩人的象徵主義論；唐，西拉幾斯末大吹他們論理學定律，差其奧大論其聖徒們著作的版本，英雄和皇帝們的事績與名言，在飯堂內吃飯的時候，我們每人總是要輪流地高聲朗誦聖徒和殉道者的傳記。當我們走出這個荒唐世界以後，我們發現一個社會，一個教會，一個國家，——這些東西跟我們所生長出來的那個世界完全兩樣。我們每個人只得作個人的選擇了。我們如不湮沒就只有投降，不反抗就只有聽命。在天曉得的一個時代，曾有一個中庸之道可循。可是大戰以後，在我們這一代，那種道路已經被塞住了。從那時起，多少年過去了？十五個整年頭。看到我們在這兒生活，誰都不會想像，我們

在二十歲以前會走着同樣的路線，會對於將來做着同樣的夢。」

薩伽醫生有點聽得不安了。

「對的，」醫生說：「我們現在是屬於不同的社會圈了。」

「不同的人類，」斯柄納糾正他說。「自由人和奴隸之間已經不是社會圈圈的問題了。我要說：不同的種族，假如這名辭不會被德國人強姦過的話。我用這種方法說，因為我找不出其他的術語來說明我的意思。在目前情形之下，我是你手裏的東西。對於你和那些像你這樣處世的人裝做出尊敬。我是吃不消的，而也做不出來。此外，算總賬的那一天還沒有到，你去吧。」

斯柄納走到這空茅屋的裏邊去，在一個驢子鞍上坐下來。醫生有些兒猶疑了。他於是向他說：

「至少，你要讓我調查調查你的身體，我可以經卡蒂爾的手為你弄點藥吃。」斯柄納有點不願意地解開他的胸膛，他一臉打了縐紋的，老年人的面皮，

跟他那清潔，白而又文雅的成年人身體，成一個奇妙的對照。醫生在他有病的朋
友身上彎下腰來，敲着他那狹而空的胸膛，聽他那突突的心跳，同時他從各方面
要測出他肺裏的不安的喘息。這測驗把斯柄納的精力花費完了；他慢慢地從那驢
子鞍上滑下來，直直地躺在舖滿了草的地上，眼睛半閉起來。薩伽心中忽然充滿
了一種善意的心情和年青的同志感。

「聽着，斯柄納，我的朋友，」他說。「我們不必東扯西拉吧。一句話：你
不應該死去。」

薩伽握着他的一隻手，說一些他日常生活中的幻想，失望，悲慘，欺騙，陰
謀，和氣悶。

「我們的生活都不過只是暫時地活着而已，」他說。「我想，在目前，一切
事都壞；在目前我們只不過是適應自己，有時甚至還委曲自己，不過，這都是暫
時的事；有一天我們要過着真正的生活。我們是準備着死去，但總還覺得不會過

一次真正的生活而抱屈。有時我有一個想頭，我以為我們只有一個生活，而一整生只不過是臨時過去，等待那個真正生活的開始。於是日子就這麼過去了。誰都不是在「現在」中生活。誰都不能從他的日常的生活開始，就是那些政府黨內的人，享着當權的好處，也還得過着陰謀式的生活，被一些顯著的愚蠢弄得頭昏腦漲。他們也不過是暫時地生活，過着等待的生活吧了。」

「但是是一個人不能老是等着呀，」斯柄納說。「一個人在流放時也是過着等待的生活。但是一個人應該行動呀。他應該說：夠了，從這天開始。」

「可是，假如沒有自由的話呢？」薩伽說。

「咳，自由並非是別人送給你的一件禮物呀！」斯柄納說。「你可以在獨裁制度下做一個自由人。只要你反對那政體就行了。那用自己的頭腦思想的人，就是自由人，那爲自己所認爲真理而奮鬥的人，就是自由人。卽如你住在世界上最自由的國家裏，而假如你懶惰，無同情心，無熱忱，無決斷的話，那你就不是

自由人，而是一個奴隸，雖然沒有什麼人來壓迫你威逼你。自由是要你自己去尋的東西。向別人去要求是沒有用的。」

薩伽開始煩惱起來，深思起來。

「你是我們的復仇者，」醫生說，「你是我們最優秀的份子，你應該強健，你應該活下去。你要好好地注意你的身體才好。」

「薩伽，」斯柄納說，語氣很沉重，「如果我回到意大利去什麼成就也沒有，而只甦醒了你的聲音，得到了一個失去了的朋友，那我這次回國也很有價值了。你現在的話，正像那些夜裡當全宿舍的人入睡了，你所講的那些話。」

卡蒂爾這時在門口出現了，身上正滴着雨。「外面還在下雨，一個人也看不見。」他說。

醫生和卡蒂爾走到一邊去，討論怎樣來處理斯柄納的辦法。卡蒂爾把這病人拖在手臂上。爬着梯到上面的堆草樓上去。

「在目前，你只有在這兒藏着了。」醫生對斯柄納說。「你必得整天地躲着。你所必需的東西，卡蒂爾將會送給你的。同時我們將盡量地為你找一個比較舒適的藏躲處所。」

「我再也不去過放逐的生活了，」斯柄納說。

「恐怕就是你想去也不行了，」醫生說。「你的身體已經不適宜作長途旅行，或是偷偷地爬過阿爾帕山國境。我們將為你找一個地方，使你藏躲幾個月——一個安全，清靜，而不很遠的地方，那以後，你想什麼，就可以做什麼了。」

他們去了。斯柄納單獨地在草裏住着，過了幾天逃亡和危險的生活，他現在算居然能休息下來。被他所發的熱而溫暖着。這是他回國後過的第一次安靜的日子，過的第一次精神舒暢的時刻。卡蒂爾給他的藏匿處——正如他在想像中這個粗人會給他——更給他大的愉快。你必須對於朋友有信心。想起這兩件事，他好像就要在草上跳起來似的，尤其是當現在沒有什麼人可以看到他的時候。於是他

想到，他必得要安靜，守規矩地躺下來，因為他現在正是和死在搏鬥。於是他又倒到草裏去，安靜地，守秩序地，正如兒時躺在馬槽裏的耶穌基督一樣，爲了使這圖畫完全相似，他應該還有一條牛和一頭驢子站在兩旁。在這種情況之下，驢和牛倒是有的，可是他們在下面牛欄內，而且只有晚上才在家，因爲在白天牠們都出去做找草吃的工作了。而晚上當牠們回來時，樓上的亡命者已經在「馬槽」內呼呼大睡了。稻草催他入睡，催他做夢：夢見那茫茫一片的夏日田野，那充滿了豐實的五穀的，開滿了罌粟花的，充滿了蟋蟀聲的田野，對於警察憎恨的忿怒，已經充滿了他整個的身體，而且因了警察，他和他初回國時見到的一些朋友，也不得不失掉連繫，可是這種憎恨和忿怒，現在產生出一種對於故鄉人民的友情和團結感。這種感覺因卡蒂爾和薩伽醫生的行爲而更加深。當他睡在草裏的時候，這種感覺給他力量；這好像是又使他與他的土地發生肉體的接觸，如回到自然之母的懷裏去了一樣。熱度在燒着他，但他還是覺得有精神。在這幾年不安

定的放逐生活後，他覺得現在又是開始在呼吸了。在稻草樓後面，有一條潔白的潺潺的溪流，他在光滑的石頭和一簇一簇的水草間流着。這溪的私語聲，是他躺在稻草中所聽到的唯一重要的聲音。牠好像是長夜裏的一種催眠歌；調子是已經老了，可是聽起來永遠新鮮。神話和寓言就是這麼產生出來的。鱒魚呵，對你這位故鄉的人做點私語吧！——這位被城市人正在要獵取的故鄉人！

斯柄納睡得很多。只有當他知道卡蒂爾送藥和食物進來時他才醒來。他吃飯，飲藥，於是又倒到草裏，依然睡去。

卡蒂爾一天進來三次。他總是騎着驢子來的。他溜下驢來，取下東西，把這牲口拴在牆上的一個鐵圈子上，走進茅屋來，於是爬上斯柄納所躺着的那個稻草樓。斯柄納聽得出他的每一個動作。卡蒂爾停留從不超過必需以上的時刻。他們交談幾句話，於是卡蒂爾就立刻走了，因為他很忙。

「薩伽醫生有什麼消息嗎？」斯柄納每次總是這樣問他。

「沒有，」卡蒂爾總是這麼回答。

斯柄納等待着。他並不慌忙。草樓上有一個大窗子，稻子被打下實以後，草就由這窗子放進來。躺在陰處的斯柄納，從他望去，可以看到一大片的田野，那嫩綠色的麥田，那些在銀色葉子間露出小黑胖子的豆田，那些矮小的葡萄樹。在遠處，他可以看到伸展着的國道。一天晚上，有一大長串的馬車走過去了——一大長列。車輪間懸着小小的燈亮——向市集走出。斯柄納看得睜去了，他和牠們一起到市集去了。從這一個夢到那一個夢之間，斯柄納成爲他身邊那些生活的景色一個最有興趣的觀察者。他所感受的這些感覺，是非常稀奇，而且不容描寫。使他映象最深的，是他眼前一切事物的那種驚人的自然性。一切東西都是各得其所；不是他那放逐者病態想像中的虛無世界，不是那些虛無田野，虛無農民，而是擺在眼前的實際世界。斯柄納想起了他在流放時所寫的那些小冊子和論文：每一篇文章他是竭力地想合乎實際。可是那些作品在現在他看起來好像是由稀薄

空氣製造出來的東西。他完全被他現在所看的那些自然的東西所驚住了，所壓服了。那些田野，那些驢子，那些農民，都是自然的，真實的，牠們赤裸裸地擺在他眼前，在他的身外，跟他不發生關係，不再是他想像中的產物。他望着他自己病的身軀，也像一些自然物件中的一個自然物件一樣，一些東西中的一件東西；牠不再是一些其他東西中的一個中心，基本物件；牠現在不過是一個具體的，有限度的東西；一個地球上的產物。在躺在草上的斯柄納的身軀邊，是一排小圓形麵包；在另一邊是一瓶紅酒。這些東西是卡蒂爾帶來作為他的一餐飯的。草是黃顏色的，麵包是棕色的，酒是紅的。

斯柄納還帶得有幾本弄纏了的筆記簿；在那上面他寫下了許多關於農村問題的記事。這些東西，如果偶然被警察查到了，也許對於他有危險，可是不願意拋掉他們。他相信，他記下來的那些東西，也許可作為將來較大的工作的基礎之用，尤其是當他現在要和反法西斯團體與實際鬥爭脫離幾個星期的關係。現在他不

經意地翻閱牠們，偶而在這兒讀一行，偶而在那兒念一句，可是他不能繼續看下去，牠們好像是用中國文字寫的東西一樣。理論總是使他心中厭倦，他回到意大利來，不是來思索，而是來行動。

一天，薩伽醫生對卡蒂爾講了一篇關於維太命的話。其理論是，斯柄納需要更切實的飯食吃。從那時起，卡蒂爾每次帶雙倍的麵包，雙倍的酒給斯柄納吃。斯柄納從來不會是一個嗜酒的人，但爲了要洗清舌上的那股卡勒樂和塞朗產的淡魚與蒸白菜味道。他現在也很願意地來飲酒了，常常卡蒂爾偷些牛酪和沙拉蜜來，未曾引起他母親的注意，而這些東西，對於斯柄納，真是等於一次愉快宴會。

酒不斷地使得斯柄納精神。有一天，當他覺得特別高興的時候，卡蒂爾送一封薩伽醫生寫來的信，那信上很神祕地，謹慎地敘述着一個計劃。這計劃使他安全地在一個山中的村子裏過三個月。兩個月，就已足夠使他恢復健康了，斯柄納計劃着；不過他已經是足夠懂得這計劃了。薩伽醫生第二天晚上在他已經睡了時

到來了。斯柄納走下梯子，點起油燈，於是看到他的朋友拖來一大捲和尚衣服，和其他僧道用具。看到這些東西，斯柄納禁不住覺得有點難爲情起來。

「我離開教會已經好幾年了。」斯柄納說，「可是，老實說，我討厭做和尚那種念頭，恐怕這種怪事跟我的性格不大相合。」

對於這種良心上的不安，薩伽醫生似乎覺得很高興。

「假如我不了解你，假如我相信你能穿這衣服作爲迷信的用途的話，我倒不會叫你穿的。」他說。

於是這神父受職禮就在這茅屋內，一盞油燈面前舉行了，那頭母牛和驢子是這儀式的觀衆，那母牛顯然是看不懂，因爲牠在躺着，閉起眼睛，睡去了，或者也可說是裝做睡着吧。可是那頭驢子倒是站着的，呆呆在瞭望。牠的視線似乎使醫生有些不安。他牽過這牲口，使他轉向另一邊。牠也就屈服了。可是馬上牠又掉過頭，固執地望着從草樓上下來的人。這人正在穿上一件又長又黑，胸前有一

大串小扣子的法衣。

「羔羊穿上狐皮，爲的是怕被撕成細片。」薩伽醫生說。

斯柄納殘破面孔上的一對眼睛，做出一種莊嚴的神氣。

薩伽醫生用一種半嚴肅的語調，臨時作了一篇演辭。

「這法衣，」他說，「是從原始的神祕宗教所遺傳下來的，從伊西斯和西比拉斯的祭師們所傳下來的——這些歷史，當然你是曉得的。他們起先被天主教會的修道僧衆所繼承着。這些人爲的是要保持基督教的的神祕不要被世上的污濁所染，爲的是要爲那些反對世界，隔絕世界的少數人保證某種神力道法。這麼着，習慣居然超越了時代——他們所生的那個時代——而遺傳下去，從這一個宗教遺傳到那一個宗教。現在，你在這兒。你，一個獻身於一種新的、革命的宗教的人，一個獻身於那種革命的，物質理論的宗教底人。你現在穿上這黑的法衣。這法衣——數千年以來，曾經是——迷信的熱忱和犧牲的象徵的法衣。」

斯柄納的眼睛發出微笑的光。

時間是迫促了。

「你將起一個什麼名字呢？」

斯柄納想了一會兒，於是答道：「斯巴塔。」

「好的，」薩伽說。「唐·保羅·斯巴塔。」

「爲什麼要叫做唐·保羅呢？」

「因爲比得羅·斯巴塔這名字很像你的本名比得羅·斯柄納呀。唔，唐·保羅神父，咱們走吧。你有什麼東西忘記要帶嗎？你手提袋子裏的東西都在嗎？你的僧帽，你的祈禱書，你的念珠，你的無袖法衣都在嗎？」

「咱們走吧，」唐·保羅·斯巴塔說。「願安全與我們同在，啊們。」

狐狸

當他的女人菲洛曼納，在屋子裏站在約末三十碼以外喊他的時候，但尼兒正在豬圈裏，幫助那頭母豬下小豬。「但尼兒！有人要和你談話，」她說。他是很忙的，而且還明白地說過：在任何情形之下不准有人擾亂他。所以，雖然他的女人連喊了他兩三次，他一點也不加以注意。他老是不回答，結果她只有不喊了。

但尼兒用了種種方法，使那母豬的生產得以順利進行；可是，這類事，人們總很難預先絕對確定。在生產的前一天，他就使這母豬吃有節制的飲食；而且，作為額外的注意，他還給了牠一大劑蓖麻子油吃。他很害怕牠的大便不通；因為便閉免不了會使牠的後部損壞，其結果必致將來乳量缺少。但尼兒請了亞古斯丁諾來幫忙。亞古斯丁諾是貝蓋摩的人，但在提齊諾（註一）住過好幾年。他的職

業是當石匠，但在空閒的季節，他也可以幹許多別的雜活。

豬的生產開始時進行得很好。三個小小的豬兒——小得像老鼠一樣——已經出世了。實際上，除了為每個小豬取一個適當的名兒以外，亞古斯丁諾沒有什麼忙可幫。可是，第四個小豬產不下來了。所以亞古斯丁諾得揪住那母豬的鼻子，而但尼兒使用他那油滑滑的手把小豬拉出來，好使得其餘的小豬可以順利出生。

「這頭小豬，」亞古斯丁諾說，「指着那頭難產的小豬，」我們將把牠叫做木尼多（註二）。」

「不行，」但尼兒回答着，「這一胎小豬已經買給了意大利的一個公司呀。」

「你這個計算鬼！」亞古斯丁諾批評着說。

這時但尼兒的小女兒露意沙在叫着：「爸爸！有一位客人要和你談話。」

但尼兒很安靜地繼續照料他的豬兒。防止可能的傳染病是現在一樁重要的事

體。他已經告訴過他的家庭：那就是，當他工作的時候，他可是要工作，無論在如何情況之下可不能擾亂他的。所以，他現在也不回答露意沙的話，只是一直工作下去。他很當心地把那些小生物放進一個墊好了草的箱子裏去，而且用一張毛氈把這箱子蓋好。這時亞古斯丁諾也把胎包搬走，把這豬圈打掃清潔。於是，但尼兒的大女兒賽爾維亞又喊了：「爸爸！有一位客人要和你談話！」她是在到豬圈的那條路上走來。

不一會兒，她和成衣婦加特里那來了。加特里那是佛洛倫斯地方的一個老姑娘，一生不曾結過婚。她在密奴西亞這塊地方謀生已經有好幾年了。與其說她是靠當成衣匠爲生，倒不如說她大體上是依幹雜活和補衣服爲恰當。

「怎麼的，你喊我是爲這個女人才麻煩我一整點鐘麼？」但尼兒，一眼看到加特里那，就叫起來。

加特里那有一點小名聲，那就是，她心中所要說的話，她不願意很快地說出

來。

「加特里那要和你談談話，」賽爾維亞說，沒有理父親的責備。

亞古斯丁諾和賽爾維亞向房子外面走去，讓但尼兒和加特里那單獨地在一起。

「你知道，我是一個不好管別人閒事的人。」加特里那開始說。

「你個人的事兒我並不感到任何興趣，」但尼兒用一個並不誇獎的聲調說。

「可是你要知道，這幾年來我住在提齊諾這地方，從來不曾管過別人的閒事。」

「這跟我有什麼關係？」但尼兒回答着，向着房子走去。

當加特里那已看出了但尼兒不願意聽她的話時，她就放棄這寒暄而直接言歸正傳了。

「一位意大利的紳士來看過我，」她說，「他叫我當一個密探。」

但尼兒停下脚步了。

加特里那深深地吸了一口氣，於是開始告訴他關於這位意大利紳士的故事。

這位紳士她是偶然在洛加諾一個辦公廳內碰到的。她告訴但尼兒這位紳士對他所說的一些話：

「『你在提齊諾住過好幾年了，』他告訴我。『你認識那兒每一個人的，因為你的職業把你帶到每一個角落裏去。你去過千百的家，你談過千百次的話。你是一個老人，靠自己的雙手吃飯，誰都不害怕在你面前談話。』『對的，』我說，『大家都看得起我，因為我不管別人的閒事。』於是繼續用同樣的方法說：『假如你願意收集一些關於某種反法西斯的意大利人活動的情報——那些在亞斯恭那和白林棕那間提齊區的意大利人——那你倒可以有辦法為你的暮年積幾個錢呢』。」

但尼兒現在已經從驚奇中回復過知覺來。他開始探尋地望着加特里那。這女

人，在講那段話的整個時間中，全身在發抖，在抽咽。

「你把這故事帶給我幹啥子呢？」

「你是什麼意思？」

「我是一個提濟諾人，」但尼兒說，「我可對你們意大利人的事兒不感興趣。你來看我幹啥子的？誰叫你來的？」

「可是你認識我已經有三十多年呀，」那女人說，還是在抽咽着。「你知道我一直憑良心混飯吃的。你知道，我是一個從不管別人的閑事的人……」

「我現在所要知道的，」但尼兒打斷她的話，提高自己的聲音，「是誰送你到我這兒來的。」

「沒有誰！」加特里那說，接着又不在乎地加了兩句：「很對不起，我打擾了你。我將不再耽誤你的工夫了。」

她把背掉向他，開始向到哥杜拉和密奴西亞那條路上走去。但尼兒跟着她

走，不一會兒，又開始了談話。

「假如沒有人叫你到這兒來，那麼你爲什麼來呢？」他問她。

「我想能得到你的忠告，」加特里那說，她的眼睛向前面望，脚步繼續走下去。

「那一種忠告呢？」

「接受那位紳士的提議呢，還是不？」那女人說，停下了。「我不知道怎麼辦才好。我一生中從沒有像這次被弄得糊塗和煩惱。假如我接受的話，我可以弄到一點錢，可是那就要害點與我無仇無怨的人。但假如我拒絕的話，那我就會被認爲一個反法西斯的人，而會遭受種種的迫害的。你認識我已經三十年了，而且你知道，我既不是一個法西斯黨徒，也不是一個反法西斯的人。你知道，我是一個憑着良心混飯吃的人，而且從不管別人的閒事。」

但尼兒沈思起來。

加特里那繼續走下去，抽咽着。但尼兒又跟着她走。

亞古斯丁諾是在露的盡頭等待着的。

「聽着，」但尼兒跟那女人說。「不要害怕吧。把這事告訴亞古斯丁諾，依照他的話做去好了。」

但尼兒望着他們向果杜拉走去。於是他仍回到他的豬圈來，去照顧他的豬。

一天當他正和他的女兒在葡萄架下整理葡萄藤的時候，亞古斯丁諾來了。自從母豬生產以後，這是第一次但尼兒看到他。

但尼兒正是在利用一個空閒的早晨，來除掉那爲害葡萄藤的葡萄蟲。他正在用一個鐵刷子尋找那些被害了的地方，這時賽爾維亞也提着一罐子開水，朝着那些被害了的地方洒。亞古斯丁諾開着一駕裝滿了磚的車子馳來。他把車子慢下來，喊着：

「欸！那樁事兒正在進行啦！」

「什麼事兒？」但尼兒回問着，沒有馬上弄清楚他說的什麼話。

「你知道我講的什麼，」亞古斯丁諾揮一揮手說，繼續把車子開過去。但尼

兒搖一搖頭。

❦

❦

「意大利人真是一個可愛的民族，」他對他的女兒說。「他們是慷慨的，富於感情的，而且勇敢。但是他們的話太多了。」

賽爾維亞現在決計要把壓在心中好久未說的話兒說出來。「爸爸，」她說，「我知道，你爲了意大利的自由做了許多事，雖然你嘴裏不願意說出來。我真是願意幫助你。」

「把那些藤枝集攏來燒了牠，」爸爸回答着說，「你現在所要做的事兒就是這些了。」

賽爾維亞依父親的話作去。但尼兒望着她在葡萄藤之間彎着腰走過來，很營

心地把藤枝集成一些小堆。在十一月間賽爾維亞已經過了她二十歲的生日。但尼兒用着很驕傲但又很恐懼的眼光望着她，因為她是一個最寶貴但又最不確定的人兒。

但尼兒第二次看到亞古斯丁諾時，是幾天以後的一個禮拜天早晨。但尼兒和菲洛曼納正談起關於狐狸的事，因為在夜裏狐狸在加登那佐和羅巴薩訶村裏侵襲過好幾個養雞場。

他的女人說：「人們發現五十多個雞的頸子被咬斷了。」

「假如只咬斷頸子吸取血吃，那可不是狐狸而是貂了。」但尼兒說。

一個當車夫叫做加登那佐的人來了，人們問起他的意見。「當然是狐狸咯；」他說，「恐怕還不只是一個狐狸呢。有一個雞場裏，什麼都被吃光了，只留下幾根尾巴毛。」

「所以，我們得要注意我們自己的雞了，」菲洛曼納對但尼兒說。「去年瘟

病把我們的鷄弄得死光。狐狸將是最後的一着了。」

「我們做一個捕狐機好了，」但尼兒說。這時亞古斯丁諾來了。他把但尼兒拉到一旁，告訴他，說是事兒進行得很好。「加特里那聽了我的忠告，正依照我的話在做去，」他說。「那間諜將要墮入捕機了。我們注意吧。」

「你是什麼意思？」但尼兒問，興奮起來。

「我們要做一個捕機給他攢。」亞古斯丁諾答着。

聽到「捕機」那個字兒，但尼兒不禁笑起來了。這是他和亞古斯丁諾談話中菲洛曼納所偷聽着的一個唯一的字。她於是在這字上做文章。

「一個捕機還不夠，」她對亞古斯丁諾說。「狐狸是最狡猾的東西；在沒有觸到餌以前，牠總是要當心地朝四面望一望。而且牠還不立即就吃餌；牠總是先用脚把牠拖出來。最好我們安置一個鋼製捕機，不過，在四週放點有毒的食物則更好。」

這一段話，亞古斯丁諾沒有立刻聽懂。

「有毒的食物也是不大靠得住的，」但尼兒把頭掉向他的女人說。「假如一個狐狸是真的餓了，牠有時雖餓而不吃落在地上的零碎食物，即如牠吃了一片有毒的肉或栗子，也不見得那毒馬上就會有功效。誰都不知道，要用多大分量的毒素才能殺死一個不認識的狐狸。假如一個狐狸很強壯，而毒素的分量不夠，至多那狐狸不過是肚皮痛一下，而仍是可以偷雞吃的。假如毒素太強，牠也不過是嘔吐一番，把肚皮吐空而已。這麼一來，牠偷雞吃的胃口，將要比任何時候都強的呢。」

「那嗎，換一句話說，捕狐狸簡直是不可能的事兒了，」亞古斯丁諾說，算是懂得了，在他未到來以前，談話的題目是一樁什麼。

「那並非是不可能，不過相當困難而已，」但尼兒回答着，於是又加了一句，「可是從來沒有什麼人用空談而捕到一隻狐狸的。」

菲洛曼納走到房子內來。她的小女兒已經在那兒喊她了。那兩個男子便走進果樹園去，繼續他們的談話。

「哭了和抽咽了一大陣子以後，加特里那終於同意做那件工作了，」亞古斯丁諾告訴他。「那位意大利的間諜昨天又去看過她，同時留給她一個在巴蘭察的地址，以便她得到任何情報時，可以去報告。」

「他給她需要特別偵察的人的名單沒有？」

「目前當然還沒有，」亞古斯丁諾答着。「不過他要她打聽那些每天偷過國境，和一些政治嫌疑犯及亂民發生接觸的工人的名字。同時他還告訴她：假如她能幫助他打聽出那些從瑞士偷運反法西的書籍和小冊子的人，她可能得到一大筆錢。」

「他告訴她什麼特別有嫌疑的人麼？」但尼兒問。

「目前還沒有，」亞古斯丁諾答着，同時還加一句：「他還答應她：如果她

碰到什麼麻煩，或是被人發覺了，他已經準備好了款子，可以到佐里西（註三）去住起來。她在提齊諾住上了三十年，當然她常常夢想着到一個大城市裏住些時的。」

「加特里那知道我和意大利革命黨人有些連繫麼？」但尼兒問。

「當然不知道的，」亞古斯丁諾確定地說。「每一次和我談話的時候，她總是歎着氣，同時告訴我，她是素來不管別人的閑事的，而且將永遠也不管別人的閑事？她並且還說，但尼兒先生真是一個君子，而他是一個瑞士提齊諾縣人；她還說，她從來不喜歡政治，而且還可以證明……」

賽爾維亞在樓上的一個小房中早已看到父親和亞古斯丁諾在談話。

「我能夠下來嗎？」她喊着。

「當然你能夠的。」

這女孩走到果樹園中來。當她走近來時，這兩個男子改變了談話的題目，開

始談起天氣了。

每天晚上但尼兒把那個鋼製的捕機安置在鷄埕旁邊，同時在週圍撒了些有毒的食物；可是狐狸老沒有來。同樣地，亞古斯丁諾的狐狸也似乎不急於要鑽進爲牠而設的捕機裏去。一句話，但尼兒再也未聽到關於狐狸的事了。

「一個鄉下人的生活是一個不斷的鬪爭，」他常常說，「與壞天氣鬪爭，與災蟲鬪爭，與鳥兒鬪爭。但最糟的是與狐狸鬪爭。」

抗葡萄藤災蟲運動算是已經過去了。所以現在但尼兒以全副精神來對付殺果樹蟲的事兒了。他把樹上的壞枝極和死皮去掉；同時賽爾維亞也把他用一根鐵絲從洞中挑出來的那些木蟲殺死。當所有的樹幹已經弄乾淨了，菲洛曼納走來用石灰水把牠塗得白白的。

「現在從地面一直向上，樹都被保護住了。」但尼兒對他的女兒說，「可是從上面，從天空向下，我們怎樣來保護牠們呢？」

他這時看到亞古斯丁諾站在前門口。亞古斯丁諾一邊等着他，一邊和賽爾維亞在開玩笑。

「最近有何消息？」但尼兒問。

「捕機已經安置好了，」從貝蓋摩來的這位男子說。

「狐狸呢？」

「今天夜裏就可以捕住牠了，」亞古斯丁諾宣佈着。

「假如人們都能確定捕到狐狸……」但尼兒說。

亞古斯丁諾於是解釋說，狐狸將會是怎樣地被捕着的！

「加特里那已經告訴了他，說是已經爲他得到了一件重要的情報。她已經約定今晚九點鐘的時候在李哇，皮安納地方會面——在聖·及里訶老教堂，湖旁邊那兒。我和其他的兩個人也將按照約定的時間前去。」

「你覺得，警察是否應該知道這事？」但尼兒問。

「那可太傻了。意大利領事一定立刻就聞到了風聲的，而狐狸就不會出現呀。」

但尼兒沒有回答，因為誰也知道，在警察中是有些不穩份子存在着的。但是但尼兒有些耽心，因為意大利來的難民也許會因此陷入危險和困難中去。「這件事應該由提齊諾人來做，」他說。可是亞古斯丁諾反對他的意見。

「這會牽涉到很多的人，」他說。「而且，捕意大利的狐狸，只有意大利捕機才能適用。」

這天晚上，但尼兒乘着火車到洛加諾去。在十點鐘時他沿着湖邊朝着薩拉基散步，等待着亞古斯丁諾，因為後者將要告訴他事體的經過。到十點半的時候，亞古斯丁諾沒有來，可是從密奴西西來的一個意大利細木匠奴加倒來了。

「亞古斯丁諾的手微微地受了一點傷，」他說。「他沒有來，因為他不願意因他的綑帶而引起別人的注意。」

但尼兒坐在一張帆布兜上面。「那個傢伙呢？」他問。

「那傢伙躺在那兒沒誰去管。他和另外兩個人一齊到那個會面的地方去。他們讓他和加特里那在一起，說是一點鐘以後就轉來的。我們在教堂後面等着，一直到他們在納徹格納方面不見了為止。當時加特里那就開始歎氣和抽咽，告訴了那間諜一些絕對無聊的話。在那些話中，她不時提起，說她從來未有而且也永遠不會，管別人的閑事的；不過，她說她知道一件事，那就是：許多反法西黨的書籍是經過在洛加諾一個叫做馬東那·戴·薩素區的法朗西斯訶修道院，而偷運到意大利去的。」

這件事不可醬油的故事，使得但尼兒把牙齒都笑得要掉了。

「亞古斯丁諾獨自向那人走去，把我們留在教堂後面，」奴加繼續着說。「不過我們決定了：假如那人有拿手槍出來的樣子，他應該先拿出手槍來。亞古斯丁諾走向那人，好像他是要偶然經過那兒似的。因為夜色很黑，所以他點起香

煙抽。在火柴的光亮中，他認出了那人的面孔。「呀！」他叫了出來，「這倒是一個熟面孔！你是一個意大利的間諜！」他把香煙拋開，於是便打起來。我們離開我們的藏躲處，加特里那也一溜煙逃了。」

「你也參加那次打架麼？」

「那並不必需。我是只需觀望，不要讓有人走近來就成。亞古斯丁諾立刻佔了上手。他把那人按了下來，使勁地用拳頭在那人腦袋上打，好像是要打碎一個石頭似的。我們知道，亞古斯丁諾是一個挺結實的人；但是我們從不知道他心中會有這麼多的仇恨。」

「不要忘記，法西斯黨徒把他的弟兄殺死了，」但尼兒說，「他的手怎樣受了傷的呢？」

「那個間諜把牠咬傷了的。他把亞古斯丁諾的左手用牙齒咬住，一點也不放鬆。亞古斯丁諾用另外一隻手像一個瘋子似地使勁打他的牙床，但他仍不放鬆。」

所以亞古斯丁諾只有捏住他的喉嚨，閉住他的氣。」

「他就那麼嗚呼哀哉了嗎？」但尼兒問，恐懼起來。

「似乎是那個樣兒。」

「這麼一來，亞古斯丁諾只有溜之大吉了。最好他逃到法國去。」

看到事情如此變化，但尼兒決定這晚留在洛加諾，第二天早晨再到白林棕那去。爲了免得使家人就心起見，他走到一個咖啡店裏打電話回去。

「你打電話回來真巧，」賽爾維亞馬上說，「我正要找你有一點多鐘呢。」

「有什麼事？」但尼兒問，驚奇起來。

「什麼事也沒有，」賽爾維亞說，「不過有兩部車子在這兒附近相碰——在到哥杜拉去的路上。有一個人受了嚴重的傷。醫生說，他的傷太重，不能抬到遠的地方去。所以他們在附近詢問，鄰居們說，我們的家是唯一的地方可暫時安置他。媽媽說，你不在家的時候，我們不能隨便讓一個生人到家裏來，不過我說，

你一定會同意的。」

「當然，」但尼兒說，「你把那個人安置在什麼地方？」

「在二樓我的房間內，」賽爾維亞說。「我自己則到露意沙的房裏去睡。」

「那人的傷勢很危險嗎？」

「醫生不願意說。他今晚要送一個看護來，雖然我答應願意幫忙做所有的事。」

「那人是從哪兒來的？他的名字叫做什麼？」

「他仍然是神智不清，」他的女兒解釋着說。「他一定是一個有錢人家的人，因為醫生願意先給媽媽一點錢。」

「聽着，」但尼兒說，「我很抱歉今晚不能回來幫你們的忙。我今夜得住在洛加諾，明早有要事需去白林棕那。你知道，我是信任你的。所以醫生叫你做什麼就做什麼，而且要高高興興地做。」

第二天早晨但尼兒又打電話回來，想打聽出那受傷的人是否還活着的。是露意沙回答着電話，因為賽爾維亞到街上買東西去了。

「那可憐的人稍爲好了一點，」她說。「昨夜一個看護來了，但是賽爾維亞也不願去睡覺……醫生現在來了。」

醫生走到電話機旁來。

「醫生，」但尼兒說。「請你隨便用我家的房子吧。我很抱歉，此刻我不能在家裏。」

「我們可以說，那人將會完全恢復健康的，」醫生說。「他的頭部受了很重的傷，不過我現在可以說，他的情勢不會轉得更複雜。至於一切費用，我將設法付清。」

「那人是誰？他的家在什麼地方？」但尼兒問。

「他是從波龍那來的一個意大利工程師，名字叫做翁貝爾托·斯特拉。」醫

生說，「他是到瑞士來習電機工程的。」

「不管他是誰，你儘量地利用我的房子和家庭吧，」但尼兒說。

在白林棕那，但尼兒想立刻打聽出，警察對於前晚在李哇，皮安那附近的企圖謀殺，作了何種程度的偵察。他很聰明地不自動提起頭來談這件事，而等待別人開始。當然，他去看他的律師，同時和他一起到法院去了結一些毫不急於要辦的例行公事。他不時在街上停下，跟所碰到的熟人談話。他買了兩種朝報，但是那上面對於前晚所發生的事，一個字也未提。很明顯地，在白林棕那，誰也不知道那樁事。

但尼兒最後鼓起勇氣，把那件事和他的律師談起。「我聽說，前晚在洛加諾附近意大利人中間有某種政治性質的毆鬥呢。」他說。

「咳，假如有那類的事情的話，此間我們可倒沒聽見過，」律師回答着。「恐怕那不是一樁什麼了不起的事兒吧，因為如果是很嚴重的話，我們一定會聽

得到的。這兒，法西斯蒂黨徒與反法西斯者之間的關係，似乎是很緊張的。」

但尼兒這幾天非常地耽心，不過律師這番話，使他的心安下來了。無疑地，奴加的想像，把那件事誇大的過火了。

但尼兒對自己說，這些意大利人真是一個可愛，慷慨，和富於感情的民族，可是他們太喜歡空談了。他於是又想，這樣倒也好，否則亞古斯丁諾和加特里那都得離開瑞士了。

可是，在外面花了一晚上，而且還耽誤了一天的工作這件事，仍然使他煩惱。在坐在火車裏回家的時候，有幾個種田人又談起了狐狸，因為在馬格丁諾，狐狸又在偷鷄吃。

「狐狸真是狡猾的東西，」一個種田人說。「牠們比有捕機的人類還狡猾。」另外一個農民說：「意大利有一種新的發明：一種新的捕機。」

「牠的廣告倒做得不錯，可是牠並不好，」第一個說話的農民回答着。

「你說得不錯，」但尼兒說。「別人爲牠吹了一番牛，可是牠並不好。牠只是使人們大談一陣而已。」

但尼兒一回到家就走到二樓上去看那個受了傷的人。在那間房門口，他碰到賽爾維亞攔住去路。她把一個手指放到嘴唇上去，意思是叫他不要作聲。

「他必須絕對地安靜，」她在他耳邊低聲地說。「他不能見客，而且不能談話。醫生說，任何使他興奮的東西都必須避免。」

「那末，我什麼也不能幫助了？」但尼兒說，有些失望。

「在你走下樓梯以前，你可以把皮靴脫掉，以免弄出聲音來，」賽爾維亞低聲地說。

但尼兒脫下靴子，走下樓梯，向花園步去。他在棚子裏開始工作了，用一個斧頭削作籬笆用的木樁。當他剛剛一開始工作，賽爾維亞就穿着拖鞋跑下樓來了。

「你瘋了嗎，爸爸？屋裏有一個受了傷的人呀！而你弄出這些聲音！」
但尼兒把斧頭放下。

「掘土行嗎？」他低聲地問他的女兒。

賽爾維亞點點頭，又回到二樓上去了。

但尼兒拿取他的鍬，開始在果樹園的一角掘土。

不一會兒，他看到他的長女提一個籃子離開屋子了。他於是立刻回到屋子裏去，脫掉靴子，走上樓。看護從病房內走出來，讓他走進去。「不過，你可不能久逗留，」他說。

他在賽爾維亞那個狹小的牀上所能看到的，是一個完全被綑帶包裹住了的大腦袋。這樣子雖然不值得一笑，但他總免不了記起雪人的那副面相。那不是腦袋，只不過是一個大的白球，有一個小窟窿作爲眼睛，一個大窟窿作爲嘴巴而已。
「你的時間已經夠了，」看護進來說，讓他出去。當他手裏拿着靴子爬下樓

來的時候，他碰到了剛回家來的賽爾維亞。

「你剛到什麼地方去了？」她責備地問。

「跟你的父親說話，這副樣兒行嗎？」他說着；仍舊回到果樹園去掘土。當他正在掘土的時候，他的女人菲洛曼納來和他談話。

「賽爾維亞完全失掉了她的理智了，」她發着牢騷。「從昨天起她沒有閉一下眼睛，沒有吃一口飯。」

「她已經發現了她真正的理智，」但尼兒回答說，「她有一顆很美的心。」

「她的心太美了，」她母親說。

「太美了？隨便什麼人怎能有太美的心？」

但尼兒很高興他這個女兒。他望着她，眼裏充滿了驕傲和恐懼。果樹園後面的低牆邊，長得有幾叢櫻草花。賽爾維亞走過來，爲裝飾那病房而採了幾朵。

「可是他看不見花兒呀。他的眼睛是被綳帶裹着的，」菲洛曼納安靜地反駁

着。

「可是，媽媽，」她說，「你就是閉起眼睛也可以看到花的呀。」

但尼兒把這天最好的時間，在山上的葡萄園內工作花掉。當他晚上回到家裏來的時候，他問起了那個病人。賽爾維亞告訴他，那人已經在很快地恢復健康。看護是已經離去了，現在賽爾維亞親自看護他，但尼兒每天來看他一兩次，但是每次不過是幾分鐘。那病人看起來倒像是一個很有禮貌的人。但尼兒每天心中有許多事情要想，但他不得不注意起賽爾維亞內心的變化。

「對於別的事你可以少注意點，但對於你的女兒要多花點心思才行。」他的女人一天晚上對他責備地說。

「賽爾維亞已經不是一個孩子了，而且還是一個懂事的女孩。」但尼兒回答着。

「她雖懂事，可是沒有經驗，」他的女人說。她煩惱了好幾天，現在她決計

把心中的鬱悶吐出來。

但尼兒沈思起來。

「你是否覺得我應該和她談一談？」過了一會兒他說。

第二天，但尼兒要送一袋子豌豆種子到瓦爾。忽軋沙山中訶馬那兒的一個朋友家裏去。他把賽爾維亞帶着一起去。他到那兒去辦的事不過是一個託辭。所以他很快地就把事兒辦完，而拒絕了他朋友們所給他的一切款待。

「我還是和我的女兒步行回去吧，」他和他所遇見的朋友說。「她這幾天色有些蒼白，需要一點新鮮空氣，而她的心也需要舒暢一下。」

父女二人沈默地向哥杜拉走去。路高高地在一條溪流上彎彎曲曲地轉下去。溪在下邊的山谷間奔馳着。

「我們在溪邊走一下好嗎？」賽爾維亞問。

「恐怕不大好，」但尼兒回答着。不過，他素來是不大拂他女兒的意的。所

以他加一句，說是他們既不急於回家，也不妨試試看。

他們發現了一條小路，陡得像梯子一樣。那路彎彎曲曲，最後終於把他們帶到那溪流旁去了。這兒，溪流在向着一個高削的壁衝擊着。在附近，溪形成了一個清平如鏡的水池，清得使你能夠看到水底下的石頭。一直到現在，父女兩個人還不過只交換過幾句瑣碎，簡短的話。這使但尼兒更明白了，女兒心中近時是起了多麼大的變化。

「多麼可愛的石頭啊，」賽爾維亞偶然地說，指着水裏約莫一尺寬的一條沙道。

「那是魚兒撒的子啊，」父親解釋着說。「在九月末的時節，鱒魚總是離開河的下游地帶，而浮向河的源頭那兒來的。懷了胎的魚總是找着一片有沙的，保護得很好的地帶來撒她們的卵。她們用他們的尾把石頭掀開，於是再撒下她們的卵。而卵子就這麼地粘在石頭上去了。」

「鱒魚就是這麼樣產生的麼？」

「卵子後來就被男性的魚來受精。他們跟着女性的魚，在那粘得有卵子的石頭上撒出一層厚的，像牛奶似的液體。幾天以後，卵子便裂開了。」

賽爾維亞驚異地望着那一條河道：那奇蹟就在這上面發生。

「簡單得多麼可愛啊，」她說。

「鱒魚可不到教堂裏去的喲，我可愛的姑娘。」

上面是他們在散步回家的路上所說的話。

「你告訴過她麼？」俱尼兒的女人問。

「告訴過了。」

「什麼？」

「什麼也沒有。」

一天，那個工程師第一次離開他的病房，在果樹園的一張椅子上躺下來。但尼兒和加特里那從哥杜拉一齊回到家來。那位工程師喊着：「賽爾維亞姑娘！」

加特里那聽到那聲音，就站着呆若木鷄。一會兒她走過來，在隔開花園和大路之間的籬笆外偷望了一下。「但尼兒先生！」她叫着，從頭到腳都在發抖。

「但尼兒先生！那個人就是我們常常所談到的那個間諜！」

「你簡直是發瘋！」但尼兒叫起來。於是告訴她那個人是如何當他不在家時被送到他家裏來的。

加特里那又走到籬笆旁，仔細地把那人瞧了一下。這人正和賽爾維亞在談玩笑話。

「一點也不錯，他就是那傢伙，」她說。「我可要溜了，我可不能等他看到我！」

「好的，」但尼兒說，面色有點蒼白了。「告訴亞古斯丁諾明天在這個同一

的時候來吧，我將設法使那個人看不到他。」

過了一會，賽爾維亞來了，和爸爸談話。「我們的病人已經好得多了，」她對他說。「假如你不時去和他談談心，他一定是很高興的。你將會發現，命運送了多麼一個可愛的人到我們的家裏來。」

「當然的，我倒很願意和他談談心，」但尼兒回答說，盡量地要壓服自己的情感。「我們在一起吃午飯吧。」

在吃午飯的時候，情形真有點使人吃不消。但尼兒簡直忍受不住，看到那傢伙坐在他的兩個女兒中間。他道着歉，說他有點頭痛，便走出去了。

不一會兒，他們都走出來了，在果樹園中碰到了他。

「報紙上近來有什麼新聞？」這個所謂「工程師」問他的主人。「好幾個禮拜我不曾看過報紙。」

「每天總有些慘案或別的事情發生，」但尼兒說。「昨天在法國出了一件火

車慘案，死了好幾百人。」

「每天都有慘事發生，」工程師重複着但尼兒的話說着。「可是人民走向他們的命運那種方式更慘呢。想想昨天在那慘事而死掉的那幾百人吧。他們有學生，農人，商人，軍官，醫生，女裁縫，律師，他們全在一個車子裏。他們坐在同一車子裏，可是他們走着不同的道路。農人是想着市場上的價格，律師是想着榮譽十字勳章，軍官是想着找到有錢的太太，醫生是在想像中和他們村子裏的長老吵嘴，學生是在夢着他們不久以前所買到的新領帶。所以他們是走着各人不同的道路。在人世中，各人都是走着各人的道路。於是忽然地他們被引到同一的道路上，那死的道路。那些學生的領帶於是被農民的靴子踩亂了，軍官的指揮刀刺進了商人的胸膛，女裁縫的時裝新式樣子在煙火裏被焚了。他們走上了同一的道路，可是自己不知道。」

「可是鐵路當局立刻滅掉了那死神所製造出來的同一律，」，但尼兒說。

「他們把穿皮裝的尸體特別從其他的尸體中挑選出來。」

「所以，人類就是死後還得互相爲仇敵嗎？」賽爾維亞問。

「原來人與他的命運及他的社會地位之間，有一條大的鴻溝存在，」病人回答着說。「當我正在和死鬥爭的時候，我常有這種思想。每個人在各人特殊的道路上旅行，可是大家都乘上了同一的車子。」

「近代的社會完全是建築在人與人間的隔離，和人與人間之敵視的基礎之上，」但尼兒說。「大多數的人類都與他們工作所得到的果實被隔開了。他們工作的果實一離開他們的手，就不再是屬於他們自己，而是屬於他們的仇敵了。工作的果實是工作者的敵人。無生命的物品已經成了偶像。在牠面前，人類必得低頭。」

「牠會永遠是這樣的嗎？」賽爾維亞問。

「在我的青年時候，」病人說，「我也曾盼望過一個與我們所住的社會不相

同的社會……」

但尼兒站起來，在果樹園中掘土。春天已經快要來了，要做的工作真是多。他很生氣地把鏟掘進土裏去，把右腳用全身的氣力踏在牠上面，於是把土塊掀到一邊。在他後面，菲洛曼納用一具耙把土弄平。濕泥土中發出一股甜蜜的香氣，從果樹園中升了起來。一大串串的汗珠在但尼兒苦惱的，不安的面上沁了出來。那個受了傷的人躺在花園裏一直到天黑，一直到星兒在西勒里山上雲着眼。

「好幾年，好幾年，我不曾望過天。」他安詳地對圍坐在他身旁的那一家人說。賽爾維亞走開了一下，帶着一本書轉來。

「你使我記起託爾斯泰『戰爭與和平』第一部中的一個故事，」她說。在一八零五年俄國人和法國人的戰爭中，安得列王子受了傷。托爾斯泰這麼地描寫着他：「於是他又睜開了眼睛，希望看到那個砲兵和兩個法國人所戰鬥的結果，希望看到那紅頭髮的砲兵是否已經被打死了。他還想知道，那些砲是否已經被搶

去了，抑是安然存在。可是，除了高高在他頭上的天空以外，他什麼也看不見。天空現在已不大十分清明，可是牠還是不可計量地高，一片一片灰色的雲頭，溫和地在那上面橫渡過去。牠是多麼安靜，平和，壯麗呵——安得列王子對他自己說——牠是多麼不像我們的叫嚷，擾攘和戰鬥呵。那些平和的，雲兒的行列，橫過那高曠無涯的天空，簡直跟那砲兵與法國人的爭鬥不發生關係。——他們用一種不要命的，興奮的面孔正在爭奪一根洗砲桿。怎麼的，爲什麼我以前不曾看過天？我是多幸運呵！我最後居然看到天了。除了這無際的天以外，一切東西都是空洞，不實和虛浮的。離開了牠，什麼東西都沒有存在了。爲了這，上帝是應該感謝的。」

月亮已經升了起來，把馬格丁諾這個山谷泛得像銀子一樣地白。

「月亮呵！」露意沙說，「她也是有眼和鼻子的，像我們這樣。」

「那是山和海呀，」賽爾維亞教着她的妹妹。

「假如月亮裏面的居民這時向地球望的話，無疑地，他們也會看到同樣的東西，」那位「工程師」說。「從那上面看下來，我們地球上的大城市會像一個什麼樣兒呢？從那兒看，意大利必會像一個逗點而瑞士像一個圓點。」

「從上面看，墨索里尼像什麼呢？」露意沙說。

「俄爾。莫塔吧？」（註四）但尼兒問。

大家都笑了。

第二天當但尼兒看到亞古斯丁諾來了時，他招呼他，把他帶出側門，走到果樹園旁邊的一個房子裏去。那位「工程師」正躺在果樹園內晒太陽。這兩個男子走到露意沙的房間裏去。亞古斯丁諾藏在窗簾後面望着那個間諜，使他自己不致於被望見。

「那傢伙就是他，一點也不差，」亞古斯丁諾低聲地說。

「這次他可溜不了，」他繼續說，磨着手。

「你是開玩笑麼？」但尼兒說，他的聲音使得亞古斯丁諾豎起耳朵。

「狐狸已經攢近捕機了，」他說。「你還想放牠的生麼？那些謀殺我們在意大利的，在島上監牢中的朋友們的人，現在居然有一個落到我們的手裏，一點也不要我們花費氣力去得到他。我們還能讓他走麼？」亞古斯丁諾的聲音充滿的憤怒。

「他是在我家裏呀，他是我的客人，」但尼兒回答着說，一點也不衝動。

「他是一個間諜呀，」亞古斯丁諾說。

「他固然是一個間諜，可是他現在是我的客人，」但尼兒用那種同樣毫不衝動的語氣說。「他到我家裏來時，是一個病人，是需求我們的招待的。他是在我家裏恢復健康的……………」

亞古斯丁諾不相信他的耳朵。

「你爲什麼有這些良心上的疑懼？」他說。「你知道，法西適蒂黨徒用的是

什麼手段來和我們爭鬥。他們一點良心的不安都沒有。」

「我知道了，」但尼兒說，「這正是爲什麼我不成爲一個法西斯黨徒的原故。」

「正因了我們良心上的考慮太多，我們才失敗了呀。」

「正因爲那，我們才會勝利的，」但尼兒回答着。

在這種固執的面前，亞古斯丁諾只有靜靜地搖着自己的頭。

「他在這兒還要呆多久呢？」他問。

「也許還有一個星期，因爲他身體還很弱。」

「那末，我們在他未有溜走以前，還有時間再談談，」亞古斯丁諾說。

但尼兒決定不把這些事告訴他的家裏，因爲他不希望她們煩惱。他還使他的客人不要覺知到此事。她女人的一個姊妹最近生了一個孩子。但尼兒決定和他的女人和賽爾維亞一同去看看。露意沙則留在家裏看病人。

「你在這兒住了幾個星期，你還沒有好好地看過這個房子呢，」女孩子和她

所信爲是一個「工程師」的人說。

「那是因爲我整個的時間都躺在牀裏的原故，」他答着。

露意沙把所有的地方領給他看，包括那藏洋山芋，葱，水菓，和種樹工具的儲藏室，以及她現在和賽爾維亞一起睡的，在二樓上的她底房間。那牆上相架子裏的一張照片，用兩朵紙做的荷蘭石竹花裝飾着，引起了這位「工程師」的注意。

「那是誰？」他問。

「馬泰奧地。」

那「工程師」倒在椅子上坐下來。

「誰是馬泰奧地呢？」他問。

「他是一個爲窮苦人而說話的人，所以他被墨索里尼謀殺掉了。」

「那麼你是一個反法西斯蒂的人嗎？」

「當然咯。」

「賽爾維亞也是的嗎？」

「她反法西斯蒂，比我還厲害。」

「他的爸爸呢？」

「他反法西斯蒂，比我們任何人都厲害……可是他嘴裏從來不說的。他是
一個行動的人。」

於是露意沙把他領到第三層樓上去。

「這是爸爸和媽媽的房子。」

「那兒的一間房呢？」

「那間房誰都不准進去，爸爸不准的。那裏的文件很多，他不要別人弄污
了。」

露意沙和那位「工程師」又一同走回到花園裏來。

他在那兒上上下下地散步了半點鐘。於是他決定了，走到露意沙跟前說：

「請你替我打一個電報出去好嗎？」

他給了這女孩電報稿和錢，於是他說他倦了要到牀上去睡一下。

第二天早晨，賽爾維亞拿上「工程師」的早餐來，可是敲門沒有人回應。房門是已經鎖住了。無疑地，有事兒發生了。賽爾維亞大叫起來。一家人都跑來，看到底是一回什麼事。但尼兒把房門擊開。房間都是空了，那具牀並沒有睡過；衣物都不翼而飛了。

「他走了！」賽爾維亞苦痛地叫起來。

「他走了，連再會也不說一聲；」露意沙加這麼一句。

「他一定是昨天晚上離去的，」菲洛曼納說，手指着牀。

但尼兒跳了兩大步子，便到了三層樓上。女兒們聽過他在那兒大叫大喊，像一個瘋子一樣：「強盜！流氓！騙子！他把我的文件都偷去了嗎？」他騷動着，

暴跳着。

女兒們都跑上樓來。那房間被弄得一團糟。

抽斗都反空了，躺在地板上。

這時亞古斯丁諾來了。這些事他一點兒也不知道，不過他面上很蒼白和不安。

「那間諜昨夜溜走了，把我大多數的文件都偷了去，包括那偷渡國境的文件。我們應該立刻告訴有關的人，」但尼兒跟亞古斯丁諾說。「一刻也不能遲延——」

「今天早晨，在洛意諾車站有二十個做粗活的人被抓去了，」亞古斯丁諾說。「他們都是白天到瑞士來做工，晚間回到意大利去的人。」

賽爾維亞呆望着她的父親和亞古斯丁諾，驚奇和迷惑得不知所以，好像這整個的事兒不是一齣戲似的。

「不！」她開始嗚咽起來。「不！不！那不是真的！那是一個玩笑！亞古斯丁諾，爲了上帝，請告訴我那一個是真的！」

但尼兒鎮靜起來。

「我們趕快想辦法，怎樣去救那些尙未被抓去的人，」他說。

他和亞古斯丁諾匆忙地走出去了。

但尼兒到夜深才回來。

菲洛曼納和露意沙坐在火爐旁邊。賽爾維亞是坐在那個黑廚房後邊的一個箱子上。

「我們偷渡國境的朋友今天早晨都被抓去了，」但尼兒說，站在廚房門口。

「一個藏書庫在中午的時分被搜查了。警察曾經到加特里那家去過，亞古斯丁諾似乎也被捕了——無疑地，他將會被逐出瑞士國境的。警察到我們這兒來過沒有？」

「沒有，」菲洛曼納說。

但尼兒坐在門口。

夜幕垂了。星兒已經現出來了，雄鷄已經叫了第一聲，可是誰都不想去睡覺。誰都不想走上第二層樓——那個一直到昨天為止被那位「工程師」所住過的第二層樓。雄鷄叫了第二次了。菲洛曼納和露意沙仍舊坐在火爐旁。賽爾維亞坐在那間黑廚房後面的箱子上，但尼兒坐在門口。大家好像是有一個什麼人死了守夜似的。雄雞又叫了第三次了。

一陣尖銳的，動物的叫聲打破了沉寂，好像一個在極度痛苦中的大號似的在那叫聲後面是跟着一個拖長的，激動的，母雞和子雞喔喔聲。但尼兒跳起來，向在花園中的雞屋那兒跑去。他看到一個狐狸，牠的一隻腳已經被捕機夾住了。這動物，正在拱起腰，用其餘的三條自由的腳。盡量地在掙扎，想掙脫那隻被夾住了的腳。當牠看到但尼兒走近來時，他便瘋狂地從這邊跳到那邊，雖然牠已經被

捕機上的那個鍊子鉗住了。

「你居然來了！」但尼兒叫起來。他拿起放在雞屋下面的那柄斧頭，向那動物劈下去，好像是砍一株檉樹一樣，他砍牠的頭，牠的背，牠的腹，牠的腿。他把牠整個的軀殼砍成細片以後還繼續砍了好久，一直把牠打成一團肉泥。

(註一) 提齊諾 (Ticino) 爲瑞士小縣，鄰近意大利國境，這篇故事即發生於此。

(註二) 本尼多 (Benito) 是墨索里尼的名字——譯者

(註三) 瑞士東北部的一個大城——譯者。

(註四) 原文爲“Or motta”出處不詳，恐是南歐神話中的「惡魔」。——譯者